

短篇創作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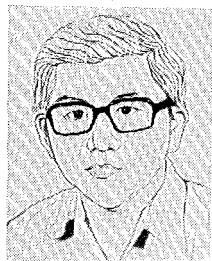
不碎的海浪



夢平著



內容簡介



从这八个短篇小说里，可以看到胶工、小园主、渔夫、猎人、火车闸看守员、建筑工人、大学毕业生及文艺工作者等的生活面貌、内心活动和各族和睦相处与超爱情的友爱精神。那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明快的语言，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。

各篇创作均有正确、积极和向善的主题；马华文艺作品浓郁的地方色彩及独特性，在此有了适当的表现。



■本书获得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出版基金资助出版■

不 碎 的 海 浪

夢平著

代序

靜靜地狹隘地緩緩地育成，
我們一忽兒闖入世間；
千千万萬的海浪侵襲我們，
一切刺激我們，種種引誘我們，
多少使我們憤慨，勢異時迁，
我們也感到動搖變幻；
大家所感到的一切混雜，
人世的波浪把它給洗刷。

■ ■ 摘自歌德的致萊特荇

目 錄

愁
雨

斬
白
鷄

洪
水
浩
劫

不
碎
的
海
浪

鐵
道
上
的
火
花

第
一
流
獵
手

小
鎮
歸
來

都
門
會

后
記
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112	89	74	62	53	42	25	14	1

愁雨

打从凌晨三点钟开始，豪雨便一个劲的筛着筛着。

这当子，已是中午十二时零八分了，屋外的雨声仍然浙沥地响个不停。空气中除了盪漾着一片秋意，复显得分外潮湿，这使林枝伯的心灵也一样地像多瓮霉啦。

这山芭佬瑟缩着身子，躺在那张破旧的帆布躺椅上半闭着眼皮。好半晌，他老觉得无聊极了，便趑到大门口右边把那块窗眼上的板片推向一边去，心忖外头的天地还是比较光亮吧。

他眯起眼睛朝窗外望了半天，屋外的大地在葱茏的橡林掩蔽之下也光不了多少。他摇了摇头，嘘了一口气，闪电又在他眼前一晃而过，心头起了一阵微凉。

他回到帆布躺椅上，顺手把那张用牛奶木箱钉成的矮几拉前未；矮几上那盏土油灯跳晃着豆大的亮光，从窗眼竄进来的冷风使光晕摇摆不定。他把灯蕊较高了些，冒起的烟味也浓起来了。

他把那份三天前的报帑，送到与鼻尖仅有时半距离的眼前；於是，他又全神贯注的看下去，不，该说是读下去——他喃喃地唸着：

「……目前正处于西南季候风与东北季候风的交替时期，预料十月份整个西马将会有更多的雨量。此间气象台的一名发言人，今日受本报询问目前的多雨气候时这末

說。他指出，每年由五月至九月的西南季候風期間，西馬一般上都比较少雨，但到了九月或十月的季候風交替時期，整個西馬都处于雨季。發言人進一步說，他們預料今年十月份将会有更多雨量。……發言人解釋，致成午后雷雨的因素有多种，不过主妥是由于大气中的对流所形成。……」

这一則有閩雨季到來的報道文字，他林枝伯最少已經讀過五遍了。由於與雨季更有密切的關係，所以他格外留上了神。

他的眉毛更緊地皺起來，上額的紋路好似吹綯的芭河水。——雨絲霏霏，陰風颯颯，這時根本听不到由橡林傳來的錦鳩的叫喚聲。雨季不是到來了么？他想着，一點悵鬱壓迫着他，驀地嗆咳起來，一會兒才把一口粘痰吐進身邊的一個痰盂內。

林枝伯生活在膠園里，少說也有二十三、四年了。雨季那陰晴不定、的情形他是熟悉不過的。本末嘛，落雨天已夠他心煩的了，還加上多入命的哮喘病；每當在天氣陰冷落雨時，這老毛病總是準時出現——他突然發生氣喘，吸氣短促，呼氣却長而困難，速度變慢，喉間有吼哮聲作響，使他不能在床上平臥着。昨晚，他就在此種情況下，無法安眠，弄得心力交瘁。

「媽的！真是鬼雨，又像我的虾咕抽（哮喘病）一樣老是抽個沒停。」他嘟囔着，跟着，他自忖：「阿妮告訴过我，他可以買到一種由什麼謝氏出品醫治哮喘的專藥，數十年的殘頑喘疾，也可以根治。我吩咐他幫我購買，這兩天他沒有來割膠，也不專誠來一趟，連報吊也看不到喏。」

这里距離小鎮有兩條多石。平時，林枝伯就很少到鎮上去，現在當然更不便在溱泥的烏泥路上進進出出。

他打了一个呵欠，猛然瞥见搁在地上承盛漏水的一只面盆里的积水就彀满溢了。他把它捧到厨房里去浇掉之后，从屋樑正中挂漏下来的雨水又在空盆里滴答作响。他抬目瞧了一会，又自忖：「改天放晴的时候，吩咐阿柅爬到垂苔屋顶去修补一下，就不会再漏水了。」阿柅为人勤恳，手脚灵活；我已经快六十岁了，而且两手的关节有点失灵，常常无缘无故的抖动起来，我实在没勇气爬屋顶囉。」

他想着，陡地觉得眼皮在跳，心里也打闪兒，好像要出事的预感似的。他伸手朝自己眼部拍打了几下，祇是驱赶晦气。

躺在躺椅上养神了半晌，他又百无聊赖的抓起那份旧报帚。他读着那篇以「向嬉痞士挑战」为标题的社论，文中有一小段特别引起他的注意，他唸道：

「……从前的人，以蝎子、蜈蚣、蛇虺、蜂、贼为五毒，但自抗生素发明之后，这些毒害已不足惧；可是今天却又又有新五毒出现，其毒害人类又甚于旧五毒，它是：好战思想、吗啡、海洛英和大麻、黄色影剧和书报、嬉痞士、男女滥交。……」

他突然把报帚放下。兀的一个影子闪过脑膜；嘻，那是他的独生子——永健。健兒在华校唸小学的时期，成绩颇佳；他曾幻想到爱兒長成后会是一位工程师、医生或律师，最低限度也将会是一位教师。然而，永健转进英文中学之后，成绩每况愈下，而且举止粗疎。由於他寄居在小城他姨媽的家里头，极少还乡，所以身为父亲的林枝伯也管教不了。近几年末，从永健的穿著、言谈及仪态等方面的表现上，他自动地揉破了成龙望，仅期望自己的兒子毕业后能够自立謀生，不用再倚靠父亲过活，同时不致于淪为樗材就行了。

今年三月底，永健从小城归来，帶回一个不好的消息：他参加馬來西亞教育文凭

考試落第了。

林枝伯的眼珠子閃映一阵，双眼慢上了一层黯淡灰矇的云翳。良久，他安慰永健：「唔，失敗一次祇不了什麼。我諷你回到學校去再讀一年，年底補考一次。」但永健堅決地拒絕了。他双肩一聳，兩手一攤，稀鬆地說：

「爸，我決定不唸書了。其實，考到文憑跟考不到文憑還不是一樣。你不是認識我的朋友山尼趙嗎，你看他考到第二等文憑已經兩年了，到現在還不是跟我一起在量馬路？」他咽了一口涎沫，接下腔：「現在，我決定出來做事了。我有意思想將來做生意。」——爸，你年紀老了，山芭的生活是死路一條。你還是把樹膠園掛沙（授權）給我吧，將來我彀用到錢，用芽蘭（地契）去當也比較方便和容易。……」

永健離開學校後，返乡的次數增加了，但每回都是伸手要錢：「爸，我打祇先去學一些簿記。」「哦，我非學會打字不可……」「爸爸，我看我須要學會駕車，每個公司請人多是要有駕車禮申的。」「噯，沒有几件像样的新衣服怎麼行呀？皮鞋底又沒花紋了。这个社会的人，完全是先敬羅衣后敬人的。」……永健那一副頤指氣使的公子哥兒氣，林枝伯由於愛子心切，況且他講得似乎蠻有道理，故此，在短短几个月內，他把身边所積攢的一点身家都交給兒子了。

一个月前，永健声称將到首都去跑一趟，因為那边的朋友有意介紹一份工作給他。他開口向父親討一百五十元。

林枝伯沉下臉來，瞅着永健那「加里薄」的头髮，說道：

「阿健，你又彀這末多錢，叫我那里去找！四五个月來，你最少已經拿去七百扣囉。你也知道，我們只有十二依吉橡膠園，而且都是中樹和老樹的，請阿梔和卡凌來

割，四六对分，好天气时一个月的入息頂多也不过是一百五十多扣而已。而过去的一些儲蓄，早就供你讀書用完呐！……」

他咕噥个不住。永健的臉色灰黯一片，头一摆，走出门外，口中「兀士卡」地叫着，逗那隻喚做「坎明」的黃狗奔到橡林里去。

这天下午由於風雨肆虐，永健不得不在老家住了一晚。自从升到英文中学以来，他很少在家乡过夜，因为他早已厌弃这单家独屋的芭林野地之生活。

大清早，林枝伯不能照常到橡林去幹活。这时，永健还没醒来。他从板牆的鉄釘上取下永健那件花花綠綠的襯衫，發現那衣領处黃褐褐的斑斑汗漬，便決意拿去洗一洗。於是，他从衣袋摸出一本日記冊子摺在一边，它闔不緊，斜睨到彩色的一頁；他好奇地翻開那本日記冊子來看：「噫，它前面好多張月份表的背面都印上了美女的裸体彩色圖照。他倉卒地翻瞥了四、五張，頓時覺得連脖子都發燒起來。想到冲涼房打水洗衣之際，他腦膜上映現了那大奶凸凸、長腿滑滑、肚臍深深的形象，陡地心头又顫動不安了。」

永健瞥見父親在晾衣服，猛然吊高嗓子：

「爸，你假厉害！我这件衣是德哥籠八十巴仙的好布，你用山芭水来洗，簡直是糟蹋了它。再說，我就妥落坡了，衣服妥等到什么时候才乾？」

午后兩點鐘，永健老大不甘愿似地換了衣服，向父親辭別；林枝伯仍然把先前答应借給卡凌的一百元交給兒子。

不久，永健「遊埠」歸來，工作依然沒有着落。回到老家，林枝伯几乎認不出他就是自己的阿健——他奇裝異服，蓄出長髮，加上虬髯于思；乍看之下，比起做父親

的林枝伯还蒼老呢。我园里工作这末忙，我也不會諛鬚鬚啗到这样長嘛。他老暗忖着。

跟着，他心里很不对味兒，面色一沉，冷冷地：

「阿健，你连一扣錢理髮費也沒有了？你这付样相，跟原始人有什么两样！」

永健把两手一攤，微笑地噴出唾沫星子：

「哦，爸爸，你真是山芭佬。这是目前最时髦的装扮你那里懂！——现在的青年，多喜欢自由、方便，有些人还打赤脚，帶護符哩！……」

林枝伯移開視線，似是眼不見為淨。繼而，冷哼地尖着嗓子：

「噴，你下次回來，再留長頭髮，不男不女的，我就不送你踏进这个家门！」

永健瞅着父亲疾言厉色的神态，却露出笑臉，压低嗓調：「爸，这又何必呢！你只养了我一个兒子，母亲又死了，橫豎只有我这末一个亲人。——你不是最怕我不回家嗎？怎么又想赶我了？」

兒子涎着臉說，那滿不在乎的笑容終於使林枝伯压下心火。永健近来的举止言談越来越乖張大胆了，在对方慣有的任性与縱言之下，他总是奈何可奈何的。

此刻，他咕嚕一下：「噓，阿健大概还不致于成为嬉痞士吧？」想着，他有渺茫的感覺使他感伤起来。

搁在地上承盛漏水的那只面盆，这当子盆內的积水又告滿了。林枝伯把水倒掉后，清脆的滴答声立即又在盆里嘈响了。

他用尾指上的長指甲在右边的耳孔邊緣攪动了两下，繼而注視着滴在盆里的漏水凝思。就如同橡林間的阴影在飄飄忽忽那样，他老念法驅除一堆堆紛如乱絲的思慮；各种複杂的情緒打攪着他，比平常的更頻繁一些，就像屋外那長長的永不休止的雨絲。

他半闭上眼睛，意識隨即朦朧朧起來了。片刻，他陡地記起昨夜夢中又見到阿健的媽——冬蓉。她那鼻樑兩旁的雀斑依旧是那末明晰，使他老格外感到親切。她似乎沒有變老一些，兩支眼珠子瞅住他，怯生生地有點不安，好似她做新娘子那晚在洞房的表情；他說什麼也忘不了她說的：「哦，我怕，……你彀知道，我才十六歲喏……」當時，正是淒風苦雨的雨季之夜。

婚后第二年，兩口子搬到園坵里替人看管膠樹，同時領了兩份膠耒割。勤儉刻苦，生活虽然是勞苦一些，但精神方面却是安適的。村野被英政府宣佈為黑區那一年，他們只得遷徙到新村去居住。

那姓謝的園主受到嫌疑，頭家娘以每英畝二百元的價錢把十二英畝膠園賣給他林枝哥。親友們都說他發達了；不過也有人表示在這緊急法令時期買山芭園坵，等於是把鈔票扔進芭河里。

他只祈望過去靜穆的鄉村會很快地恢復正常。五十年代朝鮮戰爭時，令人欣喜若狂的膠市使他祇是發了一筆小財，能夠把借耒買園的債務悉數还清。阿健三歲那年，村野回復到正常的所謂「白區」。他們又搬家了。

過去原有的工人厝已焚燬了，他只好重建一間歪蒼屋。妻在膠林收膠汁時因跌倒而流產之後，就成為葯罐子，但她仍然不停息地幹着園里的瑣事和家務。

那是一個連綿豪雨的季節，妻似乎知道大限將至，在那淒風苦雨的深夜里，她的淚水如同雨後芭蕉叶片上的水珠似地直掉着；她支透着最後的氣力，從那片枯乾的咀唇迸出聲來：

「唔，唔，別急啦！我……我的病太彀了，醫……醫不會好的。我們的阿健……」

姪好好的管教。雨还会下的，不姪諛他到……到巴列（溝渠）去玩水。……以后，只有你们两个人了。有好的妇女，可……可以帮你，照顧阿健，我……我不反对……」

妻葬在义山之原后，誠如她所說的「雨还会下的」——园坵附近的芭河，遭受云情洪水冲毀，泥堤崩潰而阻塞，在整个低窪地区泛滥成災，水浸三呎，严重地区高达四、五呎。云情水患，把他们耕种的一些農作物与家禽，一概付諸东流了。

为了安全妥当起見，他設法將阿健送到鎮上亲戚的家里头。赶返家園时，詎料这次河堤遭洪水冲崩的事件繼續惡化，他發覺摆設妻子灵位的小桌被掀翻了，那只装上亡妻波士卡照片的鏡框失踪啦。

他跼足蹲在水面摸索了約莫两点鐘，仍然一云所获。三天后，他终于在退水的泥地上，找到了那只鏡框。可是，妻这張唯一的遺照上面，經已見不到完整的五官啦。他抹着眼窩里爆出来的淚水，低沉地唸叨着：

「呃，冬蓉，这教我怎能对得起妳！妳有灵，我跟妳夫妻这么多年，就不該连这点也帶走呐！……」

嗣此之后，在他眼前的一切事恍若都老了下去。他喜欢默默地諛工作消磨着他的时日。

然而，在雨季里，往往不能出门去劳作；躲在屋里百云聊賴时，他每每觉得眼前漂浮着一些宛如晨霧的东西，它使他心里充滿着一片模糊，既抓不住，也挥不闭。

那几年，鎮上的几位亲友都有意为他撮合綾絃的事。他们介紹过来的妇女，下乡回去之后都嫌山芭生活过不慣，沒意思。独有一位拖帶了四名子女的中年婆娘，愿意隨他捱山芭；但林枝伯却婉拒了，主姪原因是他暗忖：「这寡妇会帮我嗎？会照顧阿

「健嗎？爰是她虐待了阿健，我怎能对得起冬蓉？」

那只面盆里的漏水，又是滿面盆了。林枝伯把它倒弃了，滴答的响声又使他老的思潮加速了記憶的寻索。

矮几上的土油灯，冒上来的烟味燻得他有点噁心，他探手把灯蕊较小一些。正当他躺在帆布躺椅上意识朦朦眈眈之际，门外驀然传来叫声：

「枝伯，我来啦！」

他笑眯着眼，吊起沙哑的嗓子：「阿柅，想不到你冒着雨給我帶報帑来，真好心

！

阿柅把一叠报帑交給林枝伯，将雨伞搁在大门边，左手还提着一个帑包；他全身哆嗦了一下，顫声地：

「好冷呀！——我給你買了差不多一斤的粿条。」

說罢，这矮而胖的小伙子把那个帑包帶进厨房里去，順便在那里洗淨了泥脚。回身到廳里，林枝伯已躺着读报了。土油灯又较得冒起了高高的臭烟。阿柅搬了一張圓面的木椅，在帆布躺椅旁边坐下来。

他抬起头来，方正的臉孔一笑起来便呈露玄妙的縱橫變數。兩人闲扯了一阵天气，都声称这几天以来的雨真惹人讨厌和發愁。

林枝伯翻到了經濟版，見到显著的標題字眼：「膠市換期貿易表現萎靡不振 閉門：價四六占七打里 銳跌一占 首都一號膠退守五十元〇一角……」便攢了眉头，提高

「树膠又落价呐，只剩四角六占，这不是接着两、三年前膠价跌到四角三占之后

，树膠市价最低落的一次么？」

阿梔掏出一支香烟，交給他的小园主；彼此把香烟刁在咀唇，擦了擦火柴点着了。他阿梔吐出烟圈，徐緩地說：「可不是嘛，在过去，市价平稳的时候，树膠价錢是六角到六角五占之间，割膠工人每天差不多有五扣錢的收入，現在呢，大家的收入減了大約一扣錢，加上目前又是雨季，常常水限，膠工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囉。」

林枝伯搔了一下那顆微禿的腦瓜，說道：「唔，你和卡凌都很勤懇，可是，这个月已經过了两个礼拜，你们只割了五天的膠，这样下去，一个月也許掙不到五十扣，起碼的生活費也成問題喏。」

「是嘛。」阿梔望了那只面盆一眼，說：「我们是望天打卦的，只好希望下半个月不会老是下雨。」

跟着，阿梔向小园主提出一个要求，希請林枝伯允許他与卡凌在雨后上午十点鐘之后，可以到园里割膠，企图多掙一些入息。

他不假思索便答应了。嗆咳了几声，接下腔：

「你们就这么做吧。我的园坵都是割中树和老树的，有的还須姪攀爬五六級的梯子，到十呎以上的树榦去割膠汁；平时，你们的工錢已經很低了，現在又是雨季。而我的橡膠树反正是不值錢了。姪不是因為姪供阿健讀書，早就應該砍掉翻种吶。咳咳——」

他陡地喉间有吼哮声作响，气喘起来。

一会儿，他又闭口了：「我姪是命水好，早就賺大錢囉。你想，在一九五一年的时候，树膠价錢漲到每磅二元三角五分，我也存不到什麼錢。年青的时候，我也奮鬥过，希望有出人头地的一天。可是，我的命运很像这里的气候，呃呃——熬过一些苦

日子，看样子是有点路数，生活不错了，然而，我命里头的雨季一未到，不幸的遭遇，便把几年来的春天或者夏天都掩盖完了，我又过着一雨成秋的生活。……」

他唠叨地说着。阿棍瞅住对方额角鑲着深深的紋痕，安慰道：「枝伯，你的生命还不错嘛。在一年里头，雨季的現象毕竟是不多，所以你应该安心一点。再說，永健也已经毕业出来了。」

「哦，对，对。你說的也有道理。」他老点点头，有了一絲笑意。又补上一句：「有很多人的一生，都是在凄风苦雨中过生活呢。」

正值盛壮之年的阿棍，帮主人把滿盆的漏水傾潑到门外去，然后又把面盆搁在原地。他擦乾自己一双湿漉漉的手，便告辞回鎖上去了。

虽然只有四点多，这间位于橡林里的小屋，在雨天中却像处于暮色迷矇时分，还有一份蒼鬱、冰凉、寥闊……

好一会，林枝伯想到該準備晚餐了。他在厨房的一張桌上找到那个荷包，探手拏出用塑膠袋装着的粿条，兀的，一封蓝纹套的纹跟着掉下末。

他把纹看了看，是家書，永健寄回来的。暗忖：「刚才，阿棍一定是忘記告訴我有纹。」

纹上潦草地这末写着：

「爸爸：我来到K埠找工作，你不怪我吧。目前找工作实在难，我到处碰釘子，教人發火！在这兒，我有几个朋友邀我合股搞唱片公司，听說容易撈錢，而且可以宣揚歌唱文化。計劃是四股，每股五千元，我决定参加。交錢之后，我就做發行主任了。你老人家听了高兴嗎？今年五月，謝謝你把膠園割名給我了。我决定转卖給鎖上的

馮春叔，不久以前他曾經出價每依吉七百二十元。我準備給你四千元，搬到鎮上未過一段安樂的日子，何必老是在山芭里拍蚊子。請你先做一番準備！……」

他讀完仗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，繼而心中感到一阵寒凜。忖道：「我希望阿健將來能夠好好的把它發展，翻種新樹，他居然不愛惜自己父母勞苦終生所掙下來的東西！——我還沒有死呀。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話，將來一切都妥听他的調遣啦。……再說，有可能他會上老千的當……」

想着，想着，他焦灼煩亂起來。

穿上破旧的雨衣，他老騎着鉄馬冒着霏霏雨絲趕到鎮上去。沿途約有两哩的烂泥路，有些地方还积了一窪污水，他費勁地喘着氣，喉間發出吼哮聲，而且還有噁心与呕吐的感觉，手脚也發冷、冒冷汗……雨絲沾上了他鬚然的鬢边与灰黑相間的鬚鬚梗。馮春接見他。他备細地講了一番。对方摸着那像門鱗的腮那样失了分寸地突出來的腮巴子，吐着冷冷的口氣：

「唔，你的老膠園，一依吉妥賣七百二，也是你兒子未求我的。我有錢，还怕買不到園坵么？——你不用緊張，我还妥打听听看；听说你那边每年都妥浸水，这次雨季，妥是又漲大水的話，卖我一依吉六百扣我都不妥呢！……」

这些話，像「西遊記」里头唐三藏的符咒压住孙悟空那样法力无边，立时把林枝伯給鎮压下来。不过，听对方这么說，他心下稍寬。

他推着鉄馬在濘泥的路上步行。褐紫色的云仍然在蒼穹奔馳；他老望了望天空，陡地祈望滿天是雨云，连綿豪雨将会比往年在雨季里下得更大、更兇，自己的膠林內浸滿着水，好讓那傢伙馮春看到……

在灰黯的膠林里，前輪撞着浮凸起來的樹根，車頭失勢，他跌倒了，被鉄馬压在泥巴变成了泥漿的路上。

回到小屋，林枝伯感到一阵乏力的倦意。承盛漏雨的那只面盆已滿溢，水流遍烏亮的地面。

他想到自己沾滿污泥的身体，便着魔似地把整盆水倒在身上。他頓時感到遍体寒颼，不住地發着抖。

夜半醒來，他陷于忽冷忽熱的病狀中；縱然脑袋暈重，但一想到阿健和馮春的事，旋即諦听屋外的声响，那淅瀝的雨声竟然使他的心灵寧靜下來。

雨季里那一份蒼涼，早已深深地織入林枝伯的生命，而他老似已安于这份哀愁了。

(70 · 10 · 21)

新白雜

(一)

每年的清明節，長脚丁都上義山之原給先人扫墓；這時候，他总是順便到杜西布的墓碑前面點香敬禮。

杜西布生前，與長脚丁是總角交，也是老友記。

然而，後來兩人卻發生過爭執，甚而在神廟前斬白雞發過誓。

這些年來，長脚丁在亡友墓前這麼做，許是他氣度恢宏，不計旧怨吧？

——呢，這唯有他自个兒才知道！

(二)

他們是建築工人，經常在一起幹活。

這一回，他們工作的承包商標到了鎮外的一家小型工廠的建築工程，甲巴拉下令動工，大家只好轉移陣地到這空曠的平地來。——工坊上建了供給工友住宿的臨時宿

舍，可是好几位工友都爱热闹，甘愿每天早晚赶搭车子回十里外的小城。

夜里留在工坊宿舍居住的，除了長脚丁与杜西布之外，就是山背丘和阿界，不过他们喜欢到一哩外的村鎮去溜躑，甚至在那兒过夜。因此，当然寄宿者只有他们两人而已。

最近杜西布也常往外跑动；長脚丁老想把他留下未做伴——共話家常，天南地北的聊个不停。

黃昏过后，这兒的蛙声和虫声就如同急管驟絃似地奏起来。慣於幽靜的長脚丁，也陡地感觉到寂寞与孤独。

用罢晚膳，天已蒼茫入暮，長脚丁照例地到工坊附近散步，順便也巡視一下石屎较、石灰车「单峇」和鋼骨架等。

当他折返宿舍之际，碰到常年光着背只有上街时才套上襯衫的杜西布；杜西布居然装束停当，正走出房门。

長脚丁滚动两顆小眼珠，直瞅着这位有一副紫醬臉，粗眉突眼和胳膊粗大的伙伴，嘻嘻一笑：

「噫，瞧你跟个盲头蒼蝇一样，这样晚了还姦出去跑；有什么『空头』（机会）是不是？」

杜西布轻轻地踢几下脚上穿着的日本拖鞋，目視着这位身材瘦小，朝天鼻，招风耳和双目如豆的老友記，回着說：

「啐，我那有什么『空头』！还不是到街坊跑跑，喝杯嘍嘍烏啦，看人走棋或者打麻雀啦。——誰跟你一样有『空头』，甲巴拉看重你，請你晚上順便看傢俬头，一

个月津貼你三十塊錢。」

長脚丁立即体会到对方的話帶点尖刺兒，但他了解这位伙伴性子爽快，口快心直。这时，他又把头一偏，吐出重濁沙啞的話声：

「老杜，別出去吧！我今晚跟你走棋，我泡嚙呷烏請你喝，好嗎？」

杜西布的一双眼睛也骨碌碌直翻：「不彀啦，跟你走棋沒趣味，你記性不大好，越来越昏庸，人家讓你兩粒炮了，你常常还彀把走好的棋子調轉位置。……跟你賭『三張』（荷兰牌）嘛，你又怕輸鏽，誰彀跟你一样在这里餵蚊子！」

長脚丁面上訕訕的有些不大自然，但却吊高嗓門：「好啦，我不敢畀你，你去走走吧。我承認我的記性不太好，这几天一直忘記買蚊香，請你順便買几包回來，錢我才跟你祿。」

杜西布哦了一声，轉身彀走，長脚丁突地又說：

「老杜，你可別賭博呀！咱們貧苦人家，有时甚至无隔宿糧，賭就輸實，唔賭窮實，你千万不彀老是買万字票，或者为了东南西北中發白而動腦筋，因为十賭九輸哪！」

杜西布脚下一停，扭过头來，冷漠的口气：「阿丁，別說啦。像咱們这样的穷光旦，就是不買万字票，一年到头也不見得會把这些錢存下來，——你存了多少呀？所以倒不如買多少万字票，彀是运气好中它十頭八千，生活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嘍……」

「唔唔——」長脚丁下意识地举手揮揮兩下；望着杜西布遠去的背影，他搖搖頭，噓了一口气。

山麓間，烟樹深处的那一小片落日餘暉，也讓灰黯的暮色吞噬了。

(三)

領了半个月工資后的第二天，杜西布的神情有几分頹喪。一天忙過了，吃過晚餐沒事兒，他也無法同平時一樣與長脚丁共話家常，天南地北的聊一陣，忽地翻起眼皮，微嗽一聲，嗓子也壓軟了些：

「阿丁，幫我一個忙好嗎？」

「什麼忙？」

「呃，我的『哥仄』（錢袋）又『郭鬆』（空空如也）囉，」杜西布涎着臉，囁嚅地：「你借我五十塊錢行不行？」

「怎麼，昨天才領到七十五塊錢工鐸，現在就用光吶？」

杜西布双眉微攢地瞟了對方一眼，咽了一口涎沫又說：「昨天傍晚，我趕回到家，把四十塊錢交給狗弟的媽，自己身邊還有三十五塊，可是，『電燈亮，鬼拉腳』，到海南嚙店后面去坐一陣子；——媽的，死絕衰！連輸五圈，做莊家也輸了一鋪滿胡。又還了一些万字票的死人債，这样就『郭鬆』啦。」

「我勸你不爰賭，你一直不听，現在不是知道囉！——拿錢去賭，百分之九十以上會將它賠掉了……」長脚丁帶着責怪的口吻。

「好啦，我改次听你的。」杜西布把對方的話頭岔了開去：「現在，你先借四五十塊給我過關，因為我答应還給雜貨店。」

「我不借，我也沒錢囉！」長脚丁的語氣堅決。「你最了解，我一家八張口，四

个孩子在唸書，右手接錢左手還掉——」

杜西布略感訕然地說：「今天早上，我看見你跟几位工友收會錢，你做會頭，錢是峇哥託你標到的，你那筆錢還放在身邊，先借給我透鬆几天！」

長脚丁把頭一偏，吊高嗓門：「是的，峇哥標會的那四百多塊錢還在我這裡，達必（但），我絕對不能把它借給你。——因為還有一個會脚沒收齊，我才準備明天送去給峇哥。」

「讓我先借用一下無所謂嘛，后天就還你。」

長脚丁仍然拒絕了；又接下腔：「老杜，你別想歪了心思！為甚么你不想想，峇哥省吃節穿供了這一幫會，現在病在醫院里，不能打工，咱們怎麼能夠隨便動用他標到的會錢？」

杜西布面上訕訕有些不好意思，聳聳肩膀，掉頭就走。長脚丁噓了一口氣，心想：老杜沒錢了，他還到鎮上幹么？

這是一個月晦之夜，工坊宿舍周遭黑鴉鴉的，天上連一點光亮都沒有；宿舍背後不遠處的叢林莽密，更是黑幢幢的一片，偶爾還傳來了梟啼聲。冷風颼颼地刮着。

黑洞洞的宿舍却闌無人聲。他長脚丁躺在帆布牀上，閉目養神。他忽然想到附近那個村鎮，聽說近來常發生宵小摸黑撬門偷竊款物，和盜賊破門入屋的強劫案；倘若那無孔不入的小偷闖來這裡作案，峇哥的這筆會錢豈不遭殃！……他忖思着，幻想着，心头发慄起來。

跟着，他從牀上爬起來，摸出那疊鈔票，捲成一小紮用小塑膠袋裝起來，又用膠圈綁緊着；他把它塞入長袂的暗袋，旋又恐怕不妥當，又把它挖出來……他兀自不安

，立即从板壁上解下那把两尺来长的厚背刀，心想这倒是应付盗贼洗劫时的好武器。他把刀从鞘套抽出来，又把那一小紫钞票摸摸索索了一会，后来干脆就把厚背刀藏在枕头底下……

夜深了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杜西布竟然从鎮上回到宿舍，許是沒有賭本无法賭通宵吧。

長脚丁闭门讓杜西布进来，这时才比较安心地睡觉。凌晨，長脚丁听到门边有些响动，他猛地爬起来，发现杜西布攏着袜子正跨进房门，他透了一口長气。这当口，戶外传来了几声破曉的村野鷄啼。

杜西布压低嗓子，說他才从廁所进来，因为肚子不舒服。長脚丁从衣包里摸了一小罐驅風油給他；不一会，兩人又各自上床了。

(四)

翌晨醒來，長脚丁收拾被单时，瞥見那把厚背刀，生怕杜西布看了見笑，赶忙把它猛地地插回刀鞘，掛在壁上。

当他盥洗之际，陡地想到那一紮会銀，立时摸摸袂袋及暗袋；这一下，他着慌起来哪！因为它不翼而飞了。

他这廂略一思忖，心念闪电一转：「噫，昨晚沒有別人回来住，只有老杜一个人，準是他做了手脚，妄拿去透鬆一下，我跟他妥回，他不敢死賴吧？」

他心底下这么想着，似乎不用再深究甚么的，就肯定是杜西布幹的。

他跌撞进来，气咻咻地面色一正：

「老杜，你这个玩笑可闹得太大囉，你怎么可以把峇哥那四百二十多块钱摸去用！」

这话未得太突兀，杜西布一时莫明其土地堂：「你说甚么？」

長脚丁翻着一对小眼珠，面上泛着不满的神色：「我问你呀，我不肯把钱借给你，你为甚么拿去用？半夜又假装肚子痛上厕所？」

杜西布面色一沉，用食指朝自己鼻尖一指，一派恼怒的口吻：

「呸，你赖我作贼？」

「昨晚，山背丘跟阿界都回小城去了，只有你在镇上兜了一会又回来，除了你沒有別人吧！」

「真他媽的見鬼！」杜西布的嗓门吊高了些：「我穷归穷，赌输还赌输，达必我可不做贼！——真是一脚踹出个屁来，太巧了！我吃太多西瓜半夜起来大便，你就一口咬定我偷了你的钱？」

经过一番声辩，两人都面红耳赤。長脚丁暗忖：「看样子又不是老杜偷的，瞧他平日行径，不像是个鸡鸣狗盗的人。可是，峇哥的会钱到底那里去了？」

这当口，八、九个工友都回到工场来了，两人的争执，他们也听出一些端倪。於是，一下子传了闲来。

人群中，有人喁喁低语，絕大多數的人都怀疑是杜西布的手脚不乾淨，認為賭徒因貪慾作祟，输了钱最不安份，甚么鬼胎都有，自然敢于盗用钱財，作奸犯科……

杜西布也斜着眼珠子，怔怔的对平日如兄弟般的工友们呆望了一阵，他敏感地領

会到他们不可能站在自己这一边，唇边驟起一阵抽搐，闷声不响地拖着凝重的脚步，朝向搁停着石屎较的坊地走去。

(五)

这之后，大伙兒都怀着不同的想法，但都窩在心里沒說出來。

为此，杜西布无法了无顧忌海闊天空的跟伙伴们聊天；显然地，他孤独了，心头非常蹙扭，誰都看得出他心里窩着事，但沒有人同情他。

峇哥的病突告严重死了！長脚丁到处張罗而借貸，才勉強湊足那笔会錢拿去还给丧家办后事。

因此，許多人更把杜西布貶得一文不值，說他是個沒有良心的小偷。

一个中午，杜西布一把拉住長脚丁的胳膊，一臉肅穆：

「阿丁，現在你委是不懷疑我，也沒用了；我的名譽扫地啦！你掉了錢，大家都以為是我偷的，我再也受不了這口冤氣！」

「我已經說過，我不懷疑你了，何必又在這上頭爭呢！」長脚丁漫應着，透着淡漠的口氣。

杜西布的額頭繃着一條條的紅筋，冷哼地說下去：「喝！我還想在這里混碗飯吃哩，你們這樣冤枉我，以後我還有什麼仗用！」繼而把話鋒一轉：

「我決定了，咱們到神廟去『斬雞頭』發誓！」

山背丘在一旁，看他這麼激動，立即作好作歹的相勸：

「这又何必呢！斩鸡头事关重大，等於是发重誓。当今，迷信神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」

阿界也插了一张咀：「我们委分辨事实的真相或者事情的真假，应该由双方公开事实，讲明理由，按照逻辑和常理来证明谁真谁假，辨别谁是是非。斩鸡头只是迷信的行为！」

然而，杜西布表现得十分坚决，还说什么委是他真的违反良知，鸡会报告神明，由神明处理……唯有这样，才能了结此事，洗脱不白之冤。

长脚丁微嗽一声，双眉微攢：「哦，就这么办吧；不过，这实在不是我的本意！」他们请了甲巴拉见证，一同回到小城的观音庙进行有闕的仪式；一时引得路人和好奇人士围观如堵，大家七咀八舌地吱吱喳喳，好不热闹。

杜西布到庙内烧香、膜拜；庙祝告诉他们不得在庙里斩鸡头。

他们在庙外读了发誓词，杜西布一手捉白鸡，另一手执白刀，杀那之间，白刀下，鸡头落，血洒沙地……

一场风波，似乎於焉结束了，可是並不。

（六）

四个月后，杜西布幹活时，攀到五楼上面，利用红柚子木搭棚架，竟爾不知甚么缘故从高架上滑墜下来，当坊重伤斃命了。

建筑工人发生意外並不稀奇，然而，对于这樁工人意外死亡悲剧，有不少人却說

为：

「这可灵驗啊！老杜跟人家斩了鸡头，果然沒有好結果的报应。他一定是昧着良心說假話！……」

「这太不划祿了，偷了人家四百多块钱，結果不得好死……」
「呸，他还敢斩鸡头！这是所謂自食惡果，死了活該！」

………

杜西布死后半年，竟然有这么一天——長脚丁偶然因为那把厚背刀抽出或者插回鞘套时，好像讓什么东西阻塞住，一时好奇，便設法利用鉄綫探进去鈎取。

有一样东西終于被弄出来了，吓，那不是姜还給峇哥的会錢是甚么？……动机一引，他旋即联想到那晚是自己把它塞进去的，当时还以为是为万全之計呢。

他長脚丁暗自責怪自己的記性不好，太莽撞，疑心重，惹出了是非，貽累不小，因此，他深感內疚！

可是，他到底是私念太重，一直沒有讓人知道个中詳情，以明真相，只是在清明节扫墓的时候，在死鬼墓前点香敬礼，致表歉意！

(七)

一晃不觉九年有餘，如今，長脚丁已五十六岁。

果实成熟季节，他老却病倒了，而且病得很重。在病榻上，他回憶过去，总觉得有樁事兒，橫在方寸之間尚未了結。

大晌午，日头能烤出人的油末。他的大女婿赶来探病，还带给他一个新闻：九皇爷庙里，有一个中年人因为不承认人家嫌疑他偷榴槿的指责，双方决定以斩鸡头的方式表明心迹。

長脚丁两道眉毛跳动一下，沉吟了一会，他苦苦地要求女婿召三輪车載他到現場去，他說他有妥緊的話要披露，否則將死不瞑目。

女婿扶他走出三輪车之际，两造人士正妥发誓詞；他赶忙阻止了：

「你们先听我讲一个故事，如果还妥的话，慢点再动手斩白鸡还不迟。……」

長脚丁喘着气，断断续续地把自己和杜西布的故事，全盤掏实坦告出来。

「老杜是无辜的，我記性不好，冤枉了他！这說明了斩鸡头不但沒有洗脫他不白之冤，反而加重别人对他的嫌疑。……誰能担保一个清清白白的人，在斩了鸡头之后，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？」他頓了一会，吞了几口涎沫，还想挤出精力来多說几句。这当口，見証人驀地发出雄渾的語声：「你们听明白了沒有？——这一种挑战是沒意思的！」

不一会，那一头白鸡「放生」了。

当天晚上，長脚丁在极安詳的状态中，永远瞌上了眼皮。

洪水浩劫

从那间有冷气设备的会客室跨出来，我最近编织的新希望瞬间又破滅了。

方才，負責点名的一位中年人，摆着那副扑克臉孔从经理室走出來，突然向我们这八位还未面試的求职者宣佈：公司里已物色到适当的人选，一切应徵工作就到此結束。

我們等待了两三个钟头，結果连問話的机会都沒有，誰不恼怒？几个同伴都憤憤不平；我的心境却出奇的平靜。

自从我自动放弃那份砌筑溝渠坑道的泥水匠工作之后，賦闲在家已有三个多月了；几个月活动的結果，仍然未有一毫一絲的收穫。

書本告訴我：「人类的理想最高境界，就是生存；人最现实的妄求，就是工作。」我一直沒忘記。可是，我老是在失意中。以前，我的心灵曾因为渴求理想而懊恼过，然而，近些时來，我沒有叹息，決不再埋怨現状；工作在我的心湖里，居然再也激盪不起什么漣漪了。我学会思考，而且不止一次的想过：凡是人只要有生命，縱使岁月是耗尽的蒼白，也絕不会教人失去热揚的希望！——因此，我常常不自禁的寄情於窗外的景象。

这时候，我把脖子一揚，祇是抛掉了那个幻滅的希望。我原想搭巴士回到小鎮去

但繼而想到那灰色的家庭景象，便決意在城里溜躑溜躑。

我蹣跚的独行，不住的想：父亲去世后，除了母亲比较愛護我之外，簡直沒有其他人關照我；大哥瞧不起我，經常閃閃爍爍的表露出我白唸了十多年書，混不出一份工作來。大嫂更勢利眼，一見到她煮飯端菜的那副老大不甘愿的神态，我那原是飢腸轆轆的肚子也食慾尽消。因此，我曾經自暴自弃过，甚至認為死不足惜。如今，我却似乎想通了：「死」既然是一个悲剧，那么，活着为什么还委有太多的痛苦与哭泣？何况那是由於自己本身的思想与感情使然。

朋友說：我的命运是撿回來的。

然而，当家人听我讲述历险逃命的故事之际，母亲还听得很入神，大哥的眼珠兒却閃出狐疑的光芒，大嫂蛮不攸地问：

「二叔，你講的都是真的嗎？」

我不高兴地說：「——你不攸，报帚上不是也有詳細的报道么？」

连亲属也怀疑我的「故事」的真实性；你說，我还能講些什么呢？——难道我也得像史正湖那样不停地直嚷：「……是真的！我实在是救不了！請你相攸我，是真的！」

此刻，我步向街心，想到对街的电影院看廣告图片。在就这当兒——

「森良！」

有人在叫我。我脚下一停，一辆摩托车戛然停下，噢，是史正湖！我们移步到街边談一談。

「史叔。」我习惯这样称呼他。

「沒事嘛？」史正湖提高嗓調：「我想找你聊聊。」
我漫應道：「我還沒有找到新工作。」旋即又推說：「——我家里有点事，正妥

回去。」

史正湖是我過去的工頭，為人誠篤慈善。如今，他是不幸的人。一見到他，我就意緒紛紜，至少，我實在不愿多見到他那不對勁的情緒表現，使我自己心里泛起伤感。

我朝他略一打量，他更瘦削了，方正的臉容很枯槁，瘦骨嶙峋，黯滯的眸子陷進深凹的眼眶里，連左邊面頰上那一画天生的黑斑紋条也较为淺淡了。

「我們好久沒見面了。呃，找一個地方談談嘛！」他誠摯地游目四顧，洪鐘似的声音也低弱了。

我单手叉腰，站着不動。我笨拙地安慰他：

「史叔，過去的事，你應該想開一點！為了你唯一的兒子，為了工場上的工作，你督促，你怎論如何妥振作起來！」

「唔，唔，」他的長脖子一搖，苦笑道：「森良，你大概是第一千零一個講這種話的人，但是，我毫無办法，一靜下來，就空虛得快發瘋哪！再說，我對不起我的妻子，和三個孩子。那個時候，為什麼我不跟他們一起去呢？」

史正湖的神情陡的激動異常。我淡笑道：

「我看你應該休息一下；放下工作，到外地去旅行一個短時期，也許會使你心情輕鬆一點。」

他皺了下眉，趕緊接着說：「不，不，我不妥休息，我不能休息，我妥在很忙的

工作中，忘記我家里的不幸。我也唯有在工作里头，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。」跟着，他告訴我，他為了避免親物伤情，触景思人，所以沒勇气回到郊外的河岸上去重整家园，目前已搬到城市来居住。

「改天，我去拜訪你們。」我說。

他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恳切地：「我求求你現在就去我家吧！——世界上最瞭解我的人，也許只有你一个人而已。……我的大兒子保宜，下午也在家里，你到我家去，也許他也委求你講那件事給他听呢。」

这回，我似乎又不能置身事外啦。猶豫了一阵，我叹了口气：「好吧，我們現在走。——我也想見見你的大公子。」

史正湖用摩哆西卡載我，他在街道上轉了几轉，然後折入一條橫巷。這當兒，我暫時放下剛才那股不安的心情，又回憶起三個多月前乘坐他的摩哆西卡到他府上去作客的遭遇。

雨季时节。

天老是灰黯的，乍雨乍晴，有时成天兒的篩呀篩的下个沒停。對於我們这种幹洋灰溝的水泥匠來說，这样的天气的确是坏透了。因此，近來常停工。

昨晚的細雨连宵，淅淅瀝瀝地下个不停，低陷地区都浸了約一呎高的水啦。在這兩天內，即將是馬來同胞的開齋節；那是回教徒頂大的节日。我們的四位馬來工友，都告假回去過「哈里拉雅布阿沙」（Hari Raya Puasa）了。

因此，我們的工頭——史正湖在午后宣佈自明天起停工兩天。我們工作的地点离

闹市区五哩。工坊上建有临时性的宿舍，供工友们住宿。

从宿舍走出来，我到馬路边等巴士的时候，仍然是阴霾一片；史正湖推着摩哆单车来到我跟前，温和地：

「森良，天黑了，你的家比较远，还是到我家里去吧！——今天是馬末新年，我家里有不少馬末朋友送的糕餅，真好吃呐！」

过去，我曾经去他的家作过两次客；他们一家人待我挺客气——我的身份是一位工人，但史正湖却当我是「读书人」，未礼待我，請我指教他的兒女作一些功课。他还表示过像我这样文縐縐的青年，不适宜幹工坊上粗笨的活兒，並且答应替我介紹新工作呢。

史家的小孩子看見我也挺高兴；他们活潑、天真，又聰敏，很快地，我便与三个孩子混得很熟了：他们委我讲故事，一面拍巴掌，又跳又笑；有的却委我到后院去看蚂蚁搬家。再说，我也喜欢他家四周恬靜的环境与气氛。他家的后院原是給大兒子保宜住的，但保宜为了上学的方便，通常都寄宿在姑母家里，连假期也很少返家，所以后房即成为客房。房內有一橱史正湖所喜爱阅读的武侠小说，我很意外地能在那里找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，消磨了一些无聊的时间。

史家前面有一条河流，寬約三丈，迤邐的经过两英里外的市区；两岸有不少独立式的住屋或農舍，屋子周围种有農作物、茂密的紅毛丹树和香蕉树。記得第一次去他家作客时，史正湖告訴我：这条河叫明吉摩河，笈源南峇山麓，流经居鑾市区，注入柔佛州东海岸的南中国海。明吉摩河弯曲狭窄，河床淤浅。据说每隔三年总会氾滥一次；数年前曾發生过一次比较严重的水災，当时沿岸水位高达四、五呎，許多屋宇被

洪水冲毀，損失頗重。所以，排水灌溉局近年未常派人疏浚該河。

史正湖說：「呃，那次的水勢相当大，我们一家人疏散到市区去；回来后，我把屋子修改一些，在房间上头鋪了十多块木板，準備再浸大水的时候可以爬上去避一避。」

郊外的向晚是多彩的，暮靄披盖了庭园的花树，河岸上扶疏的草木阴黯黯的似乎長得更茂盛。早上，晨曦把河流照得闪闪光亮，河内宛如蘊藏着无尽的玻璃碎片。我曾徘徊在河畔，凝望着蘆葦，联想到存在主义先驅巴斯葛說的：「人是一棵蘆葦，但是一棵有思想的蘆葦。」此时，我却不同意「蘆葦」的「存在」是一种依附的存在。

……

我在一阵回憶与沉思之后，决定再次受邀到他家里去「渡假」。

我们共乘一辆摩哆单车，史正湖闹得很快，迎面的风有点凉颼颼地侵入肌膚。由於近未常下雨。河里漲了水；河边与河水隐沒处的草兒更是青翠。

我们一跨过门限，雨就下起来了。

史太太端上一壺热咖啡，臉上掛着一串善意的微笑，譊然地：「請喝水！」

十一岁的史莲芸捧了一盤糕餅送到我面前，微笑地：「丘叔叔，請你吃馬末糕！」

她姣嫩的臉上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，特別逗人。

「丘叔叔，这种星星样子的小餅，很好吃，有榴槤香味哪！」八岁大的小建，有一个玲瓏的鼻子，他指着說。

「这个是馬末人給的。他们过年，送我们好多；我爱吃香蕉餅。」六岁大的大城也湊上來說道，他那薄而有弧綫的咀唇，襯着尖尖的下巴。

在他们的指点下，我吃了好多块糕餅，每一种都各具特色，味道奇香，鬆脆可口。入晚，我们打着飽呃，在大光灯的下面聊天，收听廣播电台的节目。这时候，风雨更大了——雨嘩啦嘩啦的打在鋅板上，风低沉的呼啸。史正湖把收音机扭开了，任凭风雨在屋外暴肆虐虐。我原已答应讲一个故事給三位小朋友听，现在也受阻了。史太太撑着雨伞到屋外左侧去看看鸡寮里的鸡鴨，一会儿，她拖着稍微臃肿的身子踉蹌的跑回来，气急败坏地直嚷：

「嘿，嘿，阿宜的爸呀！大水浸到紅毛丹树下了，有两呎多高，你还是把摩哆推进屋里来吧！」

我不大相攸，就在好奇心驅使之下，撑雨伞跟史正湖出去探个究竟。屋外是濃濃的滂墨似的夜色。我走了两三步，赫，不得了！浸水超过脚膝头啦。

史正湖用手电筒照射过去：哇！河水已向两岸淹溢，淹沒了黃泥路；洪水滾滾的衝襲过来。我有点心虛起来；这里的屋地比其他的还低呢。

我和史正湖用繩索把摩哆单车拴紧在一根木柱边，这兒的土地比屋里的还高一点，把它推进屋里也不是办法。匆匆的回到家里，来势急速的洪水已侵入里边了，水帶着黃泥，帶着污穢，帶着木料杂物猛浸过来。

我们赶紧把家中搁置於地上或低矮处的各种东西收拾起来，移到较高的桌椅上。大家乱成一团，充滿着惶悚不安和騷动。我们的双脚浸在水中，怪难受的。

「糟了！」一阵不安的感覚立时襲上心头，自忖：「山洪爆发了，我们該有一个准备呀！」

小建和大城一臉驚訝的各站在一張椅子上。史太太最为焦急，摆摆双手，說道：

「大水災，姒疏散也来不及了，何况是在晚上。——噢，該怎么办呢？」

「急什么？」史正湖抹着額上的汗珠，鎮靜地說：「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年，最严重的水災，頂多是漲到四、五呎。我們的鋪板，少說也有十呎高嘛。」

「唏，姒是漲到鋪板上，人不死，也姒破产呐！」史太太說。

雨仍然傾盆而下。——这一阵仅下了十多个小时的滂沱大雨，事后据說是此间三十多年来最大的一阵，短短一日的雨量就达至十六吋以上。

这当兒，史正湖先遣送孩子到「樓板」上面去，莲芸陪伴着较小的弟弟们。我们三个人尽快的把橱子抽屜里的东西，衣橱内的衣服，床上的被单、蚊帳、枕头、火炉、白米、火水和一桶餅乾……等等搬到「樓板」上。

其实，这「樓板」是十分简陋的，称为「鋪板」会貼切些。我真担心它会由於承受不了而倒塌下来！

「噯，衣车也扛上来吧！」这时，史太太在鋪板上叫嚷。

「嘖，还想扛縫衣车，——別理她！」史正湖低声咕嚕了几句。

我拿手电筒到大门外照射一下，哇！鸡寮只剩下三分之一了，花树早已不見啦；有几隻鴨在水面上游，偶爾有鸡拍翅掙扎和呻吟的声响。

我詢問史正湖姒不姒到五十碼外去探看邻居们浸水的情况，也許他们有一些上策可以应付危局，但他表示没有什么必要，因为彼此的遭遇大致相同，他们也只是在橫樑上架了几片木板。不一会，浸水高过膝盖了，移步不便；两个空橱也顛覆了，几張圓座木椅浮在水面，空桶、木屐、面盆和洗衣板等乍浮乍沉，煞是混乱。

史正湖和我束手无策了，站在沒有围牆的鋪板上的史太太和小孩子，更急得如热

鍋上的螞蟻。史正湖提着大光灯，叫我一块兒退到「楼板」上面去。

从高处望下去，滿间屋子都是滾滾的急流；这景象使我想到形容詞「洪水猛兽」，原来它的确是这么可怕！

「楼板」上的面积本就不大，現又堆积了不少的傢具和食物，我们蹲坐的地盤便更有限了。我试图找些話来聊天，藉以鮮除黑夜的寂寞与寒冷，消滅緊張的气氛。然而，我們談得很乏勁，彼此心有所思，总是把視線投向鋪板下面去探望。而史太太更是心急，这时，她双手合十，喃喃地祈禱：

「唔，大伯公多隆，天公多隆！多隆雨不爰再下，多隆今晚能夠平安到天亮！：

：

「大伯公多隆，多多隆隆，我们平平安安！」莲芸也請老天保佑。

小建与大城兩人瑟縮地依偎在一起，目光呆滯，小小年紀也忧形於色呢。莲芸猛然伸手抓住她父亲的胳膊，扁了咀唇想哭出来：

「爸，爰是雨下不停，水再淹过来，我们爰爬到那里去呀？」

史正湖揜摸着女兒的头，安慰她：「呃，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！爸爸从小就住在这个縣里，从来就没有听说有什么大水災；妳放心好了！」

我心忖：万一洪水暴浸到「楼板」上面，我们只好打破天花板和鋅片，爬到屋頂去避難；然而，略微腫臃的史太太和三位小孩子爰攀登屋頂，就太冒險的了！

「張傑嫂和長脚姆兩家人，不知怎样应付？」史太太提起兩位邻居，顫抖抖地。

史正湖把視線收回来，这下終於掩飾不住惊惶，他咽了一口唾液，說道：「这一切都爰看大家的命啦！」

我看看腕錶，已經是子夜十二点五十三分了。外头仍然是潇潇风雨，它似乎是跟大地上的这一切发脾气呐！

史正湖把大光灯熄了，因为火水快尽了，它一直在冒紅火。他点上微弱的煤油灯，催促莲芸和小建安心的睡覺，而大城已倦极入眠了。我也在靠扶梯的鋪板上躺下来。可是，我毫无睡意，我直瞪着距离三呎多高的天花板，传入耳朵的尽是雨声与滔滔洪水冲击及洶湧的声响。在这么恐怖的黑夜里，我怎能閤眼？我想，这是最長的一夜吧？我兀自担心，不住的想；我祈望天亮，唯有天亮才有逃生的希望！那时候，直昇机啦，救生艇啦，当它们在災区进行搶救工作，咱们始能安然的脫离这个困身之所。——但愿这不会是一个梦想！

凌晨五时四十分；雨，压根兒不曾停过，风有点兒凄厉、低沉。洪水已浸到「樓板」上面来了。整个夜晚，我们如坐針氈一般，三位大人誰都睡不着。

这时，史正湖惊奇得有点瞠目，有点失态了。这直接的使我又立刻像触电般的紧张起来！史正湖再也不能哄慰妻子与兒女安心的睡覺了。

史太太把三个孩子搖醒过来，半晌，他们都先后放声哭起来。我心乱极了！我们实感束手无策。我真后悔自己这次前来史家作客！

大家正在慌乱之际，鋪板上的被单和枕头也无心收拾了。其实，縱使有意收拾，又該把它搁置到什么所在呢？何况，人命關天，許多珍貴的身外物还有什么价值呢！史太太抽噎着，消极地說：「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，几十年來，从未沒有听过和見過这样大的水災，我——我们一点準備也沒有，我们完——完嘍……」

史正湖手里托着一桶餅乾，打開盖子，抓一把夾心餅餚我們吃；他說，困守在這里將餓肚子的，大家應該先填填肚子，站着等待天明。我勉強的咬吞了几塊。我想，史正湖也有意要分散我們對洪水為患的注意力——大家都緊張欲狂啦！

好不容易捱到六時一刻，雨聲稍微小一點，但鋪板上的浸水有兩呎多高了，老是彎屈着身子可不是辦法，我建议打破天花板和掀開鋅片，如果有人未搶救也容易被人發現。史正湖夫婦都同意了；他蹲下去摸東西。

蓮芸一手按住板壁，另一手陡然拉着我，哽咽地說：

「匠叔叔，我怕！」

「妳站好末！」我大聲地提醒：「不要隨便走動！」

不一會，史正湖交給我一把鐵錘，然後他一家人集站成一堆。我使勁地敲破了天花板，跟着，攀爬在橫樑上錘錘打打了好久，在尖形的屋頂上掀開了兩片鋅板。喲，雨停了！天還是灰濛濛、陰沉沉的一片，豈不是看腕錶，誰也不相攸此時已是早晨七點十分了！

舉目環顧，周圍各地都變成澤國，紅毛丹和番石榴樹都失蹤了；較遠處有几棵樹木和几个屋頂露在水面；灰滾滾的洪水，汹涌得無法想像——大海的浪濤也不過是如此吧。冷風吹得我的手有點發僵，真的是由骨頭里往外冒冷氣。觸目的景象，在在都使我悚然而驚！早些時候，我原以為自己的游泳技術還可以派上用場，但此刻面對滔滔的洪水，我的兩脚如軟腳蟹似的有氣無力。

我小心翼翼的回到已淹浸及腰部的「樓板」上。我們圍成一團，我把自己在屋頂所看到的一切告訴他們。史正湖也表示大雨才停止，洪水必然繼續增加高度；顯然地

，咱们已陷於危境。天亮了，满怀的希望依然渺茫！

莲芸死纏住父亲，史太太抱住两个哭哭啼啼的孩子。我赶忙把大城接过来。——在这千鈞一髮之际，尽管我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，但面临着这种灾难，人类毕竟是懦弱的，我免不了在暗唸菩薩、上帝、阿拉、大伯公……等等来保佑我们！

我郑重地说，如果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千万不妄急着爬到屋頂上去，因为我们都抱着小孩，偶一不慎，便会滑跌下去。史正湖夫妇却一再慫恿我把大城帶到屋頂上去。

这当兒，我听到飛機的声响，好大的声浪；我猜想是直升機出来拯救我们啦！於是，我答应把大城由橫樑上一步步的帶到屋頂去，俾諒救生員能夠及时發現我们。

然而，令我終生抱憾之事却紧接着發生了，更可痛的事，是史太太和她身边的两个孩子也逃不过劫数。当我把大城安坐在屋頂时，我回过头去撕脫被鐵釘勾住的衣角，不料大城一見到大水，惊慌过度，探手妄拉我，一不留神，隨着傾斜的鋅板滑掉下去，我赶忙挪出手来，但已来不及了。

我也来不及思考，旋即离閑屋脊游过去，然而，大城失踪了。我惊魂甫定，在附近游了两趟，无法寻找，洪水又湍急，为情势所迫，我終於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，弃屋逃命了。

我順着流水載浮載沉的游着；最初，倒没有什么困难。不久，脚底下却如同垂吊着千斤重的鉛块，老是划不出力来，双手也冷得直发抖，不易挥擄自如。幸而我抓住了露出水面的两呎的树枝，休息了好久。

在这生死不容一髮之际，那死亡的恐惧早已消失，不过，我真不愿意在这种情形

下死去！於是，我掙扎，我拚命……許多感覺便消失了。我好比是一隻漂流在水面的螞蟥，正与波臣对抗、戰鬥、堅持……我不知道登「陸」的方向在那里？这片水乡愈游愈沒有尽头——氾濫成災的原野好像大得永无边际。

我陡然想到天堂，噢，天堂原本就在陆地上嘛！

我且游且停，又过了好久，我拚着有限的气力向右边那块綠色的地方游去；由於那里是较高地带，逆流的阻力甚大，我连连的喝了几口水。站在高地的几位馬末同胞发现我了，他们好心的放送了一隻用繩索綁住的用香蕉榦製成的木筏，順着流水漂过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，让我死里逃生了！

我登上高地，渾身發抖，而且軟綿綿的，我癱瘓地跌坐下去，不，我卜咚一下跪下来！我感激上蒼，因为祂让我能够活下去！

然而，当我想到不幸的小朋友——史大城时，我眼中被淚水微泛了。

附近的一位村民，送给我一条短袜和一件破旧的襯衫，我更換之后，才发觉我以两个星期工資買下来的一只新錶，也在奋力泅水时刻弄掉了。天仍旧是灰暗的，厚厚的云翳密佈一角；偶爾，又有一阵阵的細雨。

我逢人就說：河岸上的屋子快被淹沒了，許多村民陷於危境；請求他们想办法去拯救災黎。可是，听者多是搖頭苦笑，表示沒有船隻，怎能為力；有的声称自顧不暇，自己的屋宇也陷於水中。稍后，我听说駐於此間的英军军部，已派出人員、摩哆救生艇、直昇机等去进行各項搶救的工作。此刻，我才稍微为史正湖夫妇及兒女寬一下心！

由於到处浸水，桥樑毀断，几經周折之后，我被送到避难所，注射了伤寒与霍乱

的防疫針。我在救濟中心住了兩天，領了兩塊錢走出來。

災黎與觀眾密密麻麻的擠滿街頭；沿途垃圾遍地，臭氣薰天，凌亂不堪，真的是滿目瘡痍，遍地哀鴻。這個天災洪禍，是本市破天荒第一次的浩劫：有二十多間房屋被洪水沖走，數十家屋宇遭毀，洗掠乾淨；疏散的災黎多達三千一百餘人，因水患而喪生者三十人，至於失蹤者，更是不計其數。主妥的橋樑多被沖塌毀損，交通陷於癱瘓的狀態中。據說，駐紮此間的英國第六十七及第七十營的軍加兵，正以八艘軍用艇和兩架軍用直昇機，全力的進行援救工作。不幸的是有一名英軍與一名軍加兵，用救生艇救出難民之際，竟告翻覆而慘遭滅頂；這的確是令人惋惜的事。他們見义勇为的精神是永遠令人欽敬的！

我回到家里，精神一直是恍恍惚惚的。我惦念的是史家大小的安全。第四天一早

，我搭車到市區中央醫院跑跑。這真是神差鬼使的事，我居然能夠遇見史正湖。他抬他急步趨前來，竟然抱住我，泣不成聲。一種可怕的預感湧溢在我的腦際。他抬起頭，滿面死灰；我忽然覺得他有五十餘步——比實際年齡多了十餘步。我囁嚅无语。

他長長的叹了一口气，說：「哎——，阿宜的媽和兩個小孩子，全——全被淹死了！……是真的，我實在是救不了！……」

「唔，唔，……」我的神經里，立時漫過了一阵戰慄。

接着，史正湖告訴我：由於洪水繼續暴漲，他們只好試圖攀至橫樑上，小建攀不牢，突然掉回鋪板上，史太太救兒心急，慌忙中滾了下來，結果母子倆被衝離鋪板，兩人完全不諳水性，一直沉到底啦。史正湖和蓮芸傷心地爬到屋脊，女兒极度惊惶，

大哭大叫。他發現十碼外有一根粗大的浮木，心想把它推過來也許可以派點用場——教蓮芸抱住它隨波漂流，或可脫險也說不定。於是，他吩咐女兒安心地坐着，雙腳擱在屋脊的兩邊。然而，當他正欲游水之際，蓮芸昏倒下去了，瞬間就不見哪！這時，屋頂離開水面只有一呎多。他自暴自棄的縱入水中。

結果，他还是活着……

我愧疚地对史正湖講述我的遭遇。他聽到大城也完了，不勝淒愴地哭出聲來。四十多歲的男子漢還在眾人面前啼哭，我瞭解他的心境——流離失所，妻离子散，十多年來含辛茹苦所建立起來的家園毀於一旦，今後將面臨更多淒涼與悲苦的日子，誰不心如刀割！

我檢回那最長的一夜之記憶；此刻，史正湖領我到他的新居。其實，他何嘗是搬家，保宜原本就寄居在他姑媽家里；如今，姑媽騰出一個房子讓父子倆有個棲身之所。

我是第一次見到史保宜；他長得很清秀，但滿臉憂鬱，神情凝重。他叫我一聲「丘叔叔」，我立時聯想到他那三位弟妹的叫聲，心中感到一陣悲涼！

保宜愣愣怔怔地注視着我。史正湖一坐定，便說道：

「森良，你是最瞭解我的，大水災破壞了我的家庭，財物變成烏有；我埋葬了阿宜的媽媽和小建（蓮芸和大城的屍體始終未被發現），負了兩千多塊錢債；——你還存有五十塊錢在我這裡，希望你通融一下……」

「哦，不彀提那幾塊錢吧，我早已把它當作是給大城他們的吊金囉！」我急迫地

說。

史正湖站起來，注視着兒子：「阿宜，我們的不幸，丘叔叔親眼看到，他最清楚。你問問他吧！」說罷，他管自走出房門。

我与保宜面面相覷。好久好久，他父亲才回到房里。保宜一直保持緘默。

史正湖捏起拳頭，向枕頭猛擲，兩隻眼睛瞪得滴溜圓：他顯得有点反常。旋即，手指着我，粗吶地：

「森良，請你告訴阿宜吧！我求求你講一講，因為阿宜不相攸我了！我知道，他怨恨我，他悲哀，他沒心讀書！他想媽媽，他想弟妹——」他急喘一下，又接下腔：「你就告訴他吧！——那個晚上，我們實在沒有辦法，滾滾的山洪，教人頭暈，連自己的性命也差点丟了！……請你告訴阿宜，也許他会改变态度……」說罷，他止不住抽咽起來。

這正是一份椎心泣血的痛苦。保宜抱住頭哭了。半晌，史正湖屈身躺在帆布床上，手臂挡住眼睛，兩肩抽動，漸漸的平靜下來。好一会，我用一种极大的自制力，把情緒鎮壓下來，我拉著保宜踱到史太太的灵位前。

我凝望史太太的画像，稍后也望到了三位小朋友的小照片排在鏡框的下角；我敬礼，低沉地訴說：

「史太太、蓮芸、小建、大城：我对不起你们！請多多原諒！……請相攸我們，当时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我們將永远感到遺憾！——請你们安息吧！……」我說着，眼眶忍不住又有点润湿了。頓了一会，我转身把右手搭在保宜的肩上，我說：「保宜，請相攸你爸爸的話，你爰用功讀書！——你爸爸只有你一个了，你更加爰用功才对，

何況今年委會考。請記得：你委紀念你媽媽和弟妹，不能單用眼淚；唔，你應該用自己的毅力，和良好的成績來表示！」

保宜流着眼淚，点了點頭。我們坐回位置，他告訴我，他父親也許是又服了一種叫「鎮靜劑」的藥片。我心頭一震。這時，保宜的媽媽也走進房里，她滿臉凝重，徐徐地說：「天災人禍，都是人生最悲慘的事！」——諛正湖睡一睡也好，他太想不開了。其實，教他如何想得開呢！」

「不，為了保宜，史叔無論如何委看得開！」我決絕地：「委是我們跟一些更不幸的人比較起來，就慢慢會想得開的！」

「匠先生，你應該再勸勸正湖嘛！」她說。

「匠叔叔，希望你常來看我們！」保宜誠摯地。

我咬了咬咀唇，心忖：我活着，我還是屬於人類的！生活似乎比死亡困難。對於生命，我應該保存一份執着——執着使勁地推動我們那莊嚴人生的輪軌，確定自己生命的真義。與其渾渾噩噩，不知所事事的日子，倒不如像蘇格拉底所說的：「我們且莞爾面對苦難吧！」於是，我確切地說：「唔，好的，我會常來看看你們！」——明天，我又將和你爸爸一塊兒工作囉。」

我告辭了，踩着黃昏的道路，偶爾瞟望在暮靄中凝紫的南峇山，我陡然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。

不碎的海浪

(一)

「喂，喂，好新闻呀，快跟我来！」

午后，我在街上走着，老江一见到我，便赶忙从脚车上跳下来，衝着我喊道。我立时知道老江又有甚么「新闻路綫」传达给我。这个「探子」真好，平时多請他喝几杯咖啡，他便挺落力的协助我，經常給我帶來諸多的方便。

这时，老江領着我，急急忙忙地赶到河畔的碼頭。碼頭上，正麇集着百多位好奇的观众。我心头突突地跳个不停。我有点埋怨老江不先告訴我一些眉目。——又是浮屍？是漁夫出海遇难？抑或被海盜劫掠，死里逃生归来？……我滿脑袋尽是问号。

我們終於挤进人牆的中心来了。嗨，是一座庞然大物——噢，是一条好大的劍鯊，至少也有七百斤重。

这是一樁突出的新闻，我頗为兴奋。老江的人緣好，交遊廣，他跟这条劍鯊的捕获者相当熟识。我赶紧趋前去，老江介紹那位漁夫給我。

「海雄哥，」他提高嗓調：「这位是XXX报的記者先生，他妥訪問你，請你告

訴他，讓他『賣報帚』……」

「海雄哥，」我招呼道。對方方正的臉上，刻下不少岑月的痕跡，一笑起來便有無數的縱橫皺紋，這時他掩不住內心的欣悅，笑得很爽朗，粗黑的眉毛几乎連成一線。

「呵呵，捉到這隻不值錢的東西，還惹麻煩記者先生來訪問……呵呵——呵呵——」海雄哥笑了一陣。跟着，我提出了好多問題，他一一回答了。他的口才不錯，有条不紊的敘述着，而且补充了我尚未發問的答案——他說：

「昨晚，我去放綫，半夜过后，当我收網的時候，突然覺得十分重，出盡吃奶力的死命拖拉，才發現一隻好大的東西正捲在我的網里头。牠的劍齒被我的魚網綑住了！」

「在我附近海面的同伴，聽見我的叫聲，划着船兒來幫我拖網，但是，仍舊沒辦法。我只得在小船上守着牠，請求朋友想法子通知水警巡邏艇來『多隆』，一直等到今天早上十一點，水警趕到了，這條大劍鯊就是他們用海閩船幫我拖回來的。我看牠有七八百斤重呢！」

后来，我吩咐老江到照相館去提取一架照相機，我為黃海雄和他所捕獲的劍鯊拍了一幀合照。

繼而，我又看漁商的伙計屠宰巨鯊的情形。那當子，從牠腹內竟然跳出十一隻每隻重約六斤的小劍鯊，其中有一隻迅速地跳呀跳的溜入河里去，另外還有九粒蛋，每粒約一斤重。

這一樁新聞，在第三天發表於報帚上，「漁夫黃海雄單身駕船活擒巨鯊」等字眼，是用四欄位打標題的，附登的照片也相當引人注目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被一阵豪雨困在一家茶室內。正巧黃海雄也在那里与朋友聊天。也許是他見到我獨个兒坐在一隅悶得發慌，便跑過來跟我談天。

「海雄哥，」我說道：「今天沒出海是不是？」

他坐定后，伸手摸着下顎，荅腔道：「每天傍晚，我才出海，要是雨下不停，就少賺一天；雨停了，就一定丟去。——不出海，反而覺得不習慣！」

「捕魚的生活，還不錯吧？」我搭問一句。

「呵呵，你還說不錯！」他皺了一下眉頭，又說：「捕魚人家世世窮。尤其是在這幾年以來，魚少危險又多，漁人的生活比海水更不安定呢！」

接着，他絮絮地說：「我從十五歲開始，就跟我爸爸到奎籠去住，過着捕魚的生活。如今，快廿九年了。你想到現在，我連一間破屋子都沒有，還得向人家租房子住，這樣的生活還有甚麼指望啊！」

我遞給他一根香烟，不經心地問：「我們這一個地區的海上魚產，真的是那麼銳減嗎？」

「怎么会是假的？」他反問，樣子有点不快。旋即，他接下腔：「這幾年，魚不知溜到那里去了！難道是捉光了嗎？——有時，一天掙不到一塊錢；真的是像隅朥成語所說的『手中的槳乾了，腰帶的錢也乾啦。』呃，近來又有一些人提倡妥拖『虎頭網』，我最反對在淺水的地區拖網捕魚！」

他說完，我開始與他談及有關拖網捕魚的問題。——這是數年來最常見的漁人之間發生爭執的原因。由於拖網的漁船出現在淺海範圍內，大大地影响到使用旧式生产方法的淺海漁民的收穫，故不时引起了双方尖锐化的衝突，糾紛事件，見之者屢。這不能不說是海上的人為的風波之一。

起初，我和他的意見相左，但經過一陣辯駁之後，彼此才逐漸達致相近的觀點。我一再聲明我對當地的捕魚情形，不甚了了，仅是就事論事而發表一些淺見，希望他包涵一點。

這時，海雄的臉上有了笑意，交疊着腿輕輕地搖幌着，說道：

「當然，我們都希望雙方，能夠在十二英里以外的限制區，遵守條例的進行活動；這麼一來，彼此就可以相安無事啦！」

雨停了。我站起來，微笑地說：

「大海茫茫，怎樣去明明顯顯的劃分界線呢？——這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呀。原則上，當然雙方妥遵守條例，替別人的福利着想；不過，偶然間越過界線，雙方都應該互相原諒的！」

「這個當然囉！」海雄聳了聳肩，微笑地說。

(三)

這天，我為了職務，匆匆地趕往中央警署去採訪另一樁新聞。
不料，這個事件與黃海雄及另一姓林的漁夫有關——他倆是六名船員的救命恩人

呐！

接受我的訪問時，海雄只簡略的說了三五句語；六名遇難者顯得極為感動，他們與林君說了較多的話。

採訪過後，我躲進一家會館里，匆率地揮着筆；結果，我發了這樣的一則新聞給報館：

〔XXX六日訊〕六名來自XXX島的XX籍船員，在前晚遭到一陣狂風大浪將貨船击沉後，在大海掙扎了約七小時之久，始彼此間兩位華籍漁夫救起，載抵碼頭，另一位同船的船員則不幸在黑黝黝的海面失踪，相仗經已葬身海底。

這兩位見义勇为的漁夫是黃海雄，四十四岁和林文材，廿七岁；二人一向在海上放綫謀生，誠懇豪邁，乐意助人。

該六名遇難的船員相繼語記者稱：本月三日深夜十二時許，正当他們的漁船在公海上欲駛往峇株巴轄轉售膠絲時，猛然一阵狂风吹来，掀起滔天的巨浪，他們那艘約兩噸半的帆船，經不起暴風巨浪不斷的侵襲，結果船身被击成碎片，漸漸地沉入海中；船上的七名船員，在這惊险关头，死命地抱住一块船板，在大海中載浮載沉。

其中一名發言人說：他們在海面浮沉了兩個小時後，一位名叫達卡理的同伴，在黑暗中失去踪跡；他們由於自身難保，故不敢游過去找尋失踪的友伴。該失踪者卅九岁，已婚，育有四男二女。

他們繼稱：到了翌晨八時左右，正当他們感覺精疲力竭，極難支持之際，兀的，有兩艘漁船朝他們的方向駛過來，在他們高喊之下，兩位好心的漁夫將他們一一救起。並協助他們在海面尋找那失踪的伙伴，終因毫无所获，只好載他們六人到XX来。

为首的漁民他代表說：他們的兩位救命恩人，真是義薄云天，他們這一生是不能再報答其大恩大德，祇祈求上蒼永遠保佑這兩位好心人！

目下，這六名漁人正寄居在此間中央警署內，等待移民廳當局遣送他們返回XX去。

(四)

約莫兩個月後的一個早晨，母親吩咐我到碼頭去買几斤螃蟹。

在那河岸边，剛發生了一樁漁民打架的事件。——吓！黃海雄又是主角人物。我見到他的頭部纏着布條，血仍時而從布條裡滲透出來。我不覺一怔。稍後，我想到海，和海的性格，於是，我又釋然了。

黃海雄眼厉厉地釘住我，提高聲調，說：

「駱先生，你說這是不是無理取鬧？他們三番四次，目無法紀，把船駛進淺海範圍未放網；我們提醒他們，警告他們，他們老是愛睬不睬，好像整片大海只是他們發財的地方，並不是眾人賺食的所在。我們忍无可忍，只好在陸地上跟他們動武了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按着右額，讓血流到手指上，隨而揮落地面。

「你受傷了，不很嚴重吧？」我関心的是他的傷口，不是他們發生格鬥的起因，因為我把他當作朋友了。

「不妥緊的，」他苦笑中漾着艰澀。他緊接着說下去：「我今晚還可以出海呢！——我頭破了，他也非吃几粒跌打葯丸不可。不諳情理的人，我還妥跟他們再鬥下

去！」

他的声音，帶着无限的自攸、固执，使我凜然一怔。我仔細观察，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坚定与冷靜。

他一步步顛蹢地走回家，我目送他，我彷彿看見退潮的海浪。

(五)

这天早上，我到一家餐室去吃鸡粥，还没吃完，便有一位泛泛之交的朋友，尖着嗓子催促我到碼頭去。我立时知道又有新闻資料了。

我赶到碼頭，不觉愣了一下：吓，又是黃海雄！

他正坐在一棵躺在河岸的檳榔树幹上，成群的观众围住他。他皺着濃濃的如潑墨的眉头，使劲地吸烟，彷彿想从烟捲中抽出一些精神，来补充自己衰頹而空虛的軀壳。

突的，我听见妇女的哭声和小孩的叫声，黃海雄終於瞥見我了，立即上前来和我握手，他的手冷冷的。

「怎么？」我含着笑，故作輕鬆地：「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？」

他紧蹙着眉峯，无限感慨地：

「我是幸运者，能够回来，其他四位同伴，完全給XX的巡邏艇載走了，也許凶多吉少呢！」

我陪黃海雄到警署去报警备案。一路上，有几位被劫漁夫的家屬赶上來詢問原委

；海雄揮挥手，溫和地說：

「你們先回去，等會兒，我會去你們的家告訴你們！」

報了案，黃海雄在茶室里打閒話匣子：

「昨天傍晚，我和几位同伴照常出海去。到公海的時候，我们就放下綾網；今天凌晨三點左右，在黑壓壓的海上，突然來了一艘速度很快的巡邏艇。从那艘艇上跳過兩位武裝人員，手裡拿着鎗械，不由分說，便命令我幫他們把魚網拖到艇上去，然後叫我也過去他們的艇裡；他們將我的船綁在艇尾，拖着去追劫其他漁船。附近的四个同伴，都遭遇到跟我同样的情形，我的心跳得很厉害。我想这一回遇到这批像海盜的傢伙，不死的話，也一定妥到X X去吃惹貢（玉蜀黍）啦！」

他略頓一會兒，我看到他那絡着紅絲的眼。他打了一個呵欠，呷了一口濃咖啡，然后又說下去：

「蠻橫无理的傢伙，還命令我協助他們劫掠同伴的綾網，我不忍心做幫兇，有一个水警發火了，他出力的在我的肩膀上捶了两拳，屁股也挨了一脚，痛得我委命！他們一共搶劫了一百三十多条綾網，有些漁夫，听到摩哆声，未得及的都溜跑了。他們进行搶劫的時候，先后鳴放了三下炮声，我們被炮火吓作一团。一个像是首領的強盜，把我一把揪過去，吆喝道：『甫支馬！祇你溫冬（幸运），我放你一個人回去，告訴他們的家屬，叫他們帶錢來，每個人一千塊錢，才能贖他們回去！』」

——「我急急忙忙的解下自己的船隻，跳下漁船裡；临走時，我還听到同伴们的叫聲——『阿雄，叫他們一定妥來贖我們！』」接着，那艘巡邏艇便開走了。我閑足了馬力，儘快的把船開回來，可憐那四位同伴，現在不知下落如何囉！」

这一回的「海盜」劫掠漁船的新闻，在报章上登得相当醒目；「新闻人物」黃海雄与他那隻漁船的图照，同时出现在报端。

(六)

不幸的事件，如同一面黑网，接二连三的撒进漁人生活的海里；尤其是對於黃海雄，它网着他及其家属的心灵，好似鉛錘般的沉重。

就在黃海雄領头筹足四千元，把被类似綁票的四名漁夫，自XX赎回家邦后的第二个月杪，他本身却因帮助他人，致使漁船漂入XX水域，而遭XX水警人員綁走了。根据黃海雄的一位归来的友伴說：

「有一艘拖网的漁船，它的机件失灵了，船上的舵手召唤我们过去救助，我拒絕了我告訴海雄，那个跟他打过架的許紅狗也在汽船上，他却回答說現在帮助人家委实紧，顧不得私仇了。接着，他就把自己的船开过去，帮助他们修理机件。結果，却因为两隻漁船无意间漂入XX水域，害得他一起被扣带到丹絨XX，去吃烏豆飯（意即坐監）啦！」

这一回，被巡邏艇綁走的漁夫共有六位，其中有两名是馬末同胞。这一則新闻披露后，又是哄动遐邇。

午后，我特地到黃海雄的住家去訪問她的家属。黃家离河岸約莫四分之三哩。那是一座简陋不堪的板屋，家徒四壁。我想，这該是打魚人家典型的住屋吧。海雄嫂变成个淚人兒，双眼哭得像两枚紫葡萄，连三步大的女孩也哭着。黃家挤

滿了前未安慰的亲友。海雄哥为人古道热肠，德高义重，而且捨己为人，故此，大家都十分关照他一家八口的生計。我也乐捐了二十元。

此后，我经常在海边远眺——殷切的祈盼黃海雄能夠早日安然地归返故园。

(七)

三个多月后，黃海雄和另外五位漁夫終於获得释放，他们搭着峇株巴轄的一艘出海的漁船归来。

闻訊后，我赶忙去造訪，我準備为他撰写一篇「特写」性质的文稿。

这天，那位和他打过架，如今化敌为友的許紅狗也在他家里。

黃海雄詳尽的把自己的遭遇讲述出来，他說他最初被监禁於丹戎XX二十一天，后末又被遣送到XX峇朥，而且经过法庭的审讯，官判监禁三个月又十五天，始获得释放。然而，他们的两艘漁船約值九千餘元，和五十三条魚网約值三千餘元，全部被当地政府充公了。……

我听完他的叙述，微笑地说：「海雄哥，你人也瘦了，应该休息一段时期吧！」

「噴，你的意思是說我怕了？」他瞪視着我，很不以为然地说：「如果我委休息，我委改行，早在我十九岁那年，遇到大风浪翻船的时候便改行不幹了；如今，我已经摸透了海洋的脾气，难道却害怕一些人为的压力！」

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」我急急地说。

他搶着又說：「我才不改行呢！我的老婆劝我去卖冰淇淋，去做魚販，或者去做

老阿哥背包头，我死都不听她的話。虽然幹那些会比较容易賺錢。——現在，我的船被充公了，但是却換到一位拜把兄弟——許紅狗。我們正計劃買条旧船去放綫，爹跟以前一样：靠海吃飯！」

一直靜在一旁的許紅狗，这时插咀了：

「雄哥的行为和精神，使我深深的感动。我们都相仗自己是捱得起风浪的人。」
「海雄哥比一般漁夫更勇敢，所以，他的遭遇也特别多，特別惊险。」我感慨地說。

「在海上混飯吃的人，他的心里，根本就不應該，而且也不容許有一个『怕』字！——你說是嗎？」海雄笑嘻嘻地說。

「記者先生，雄哥這句話，請你也写进新闻稿里头，行不行？」許紅狗拍一下大腿，叫道。

「好說，好說，……」我笑出聲來。

「哈哈！」「呵——呵……」

大家迸出清朗的笑声。我彷彿又在海濱听見海浪的声响。

鐵道上的火花

自从瑪里班那多姿多彩的日子中止之后，便过着枯燥而拘謹的生活；他直覺得目下的生計單調得像石頭一樣。

每天，那「轰隆——轰隆」的巨响，和「鳴——鳴」一声声繚繞長空的汽笛声，令人震耳欲聾；可是，它對於瑪里班这位火车開看守員是听慣了的，晃动於中，他的听觉能力似乎迟钝了。

他在鐵道上踱着，神情像雕像一般的漠然，心境麻木一如橫在鉄軌下的枕木。

每每，他忖思着：「我看守火车間；彩娜却是乘着火车走的……」

由於这件事兒，瑪里班驟時變得蒼老了；但他表面上不露一点影跡。

不过，他的母亲与一些较亲近的友伴，誰都知道他失恋了！有的朋友还在他背后發出过火誇大的言詞，說他看不開，準備辞职流浪去。

母亲見瑪里班精神恍惚，把昏花的眼睛翻了一翻：

「嘿，你还想那个女人做什么？——我不是早已经跟你講过了嗎？彩娜是別一族的人，她不会真心来『苏格』（喜欢）你的。」

瑪里班略感訕然地沉默着。母亲注視着他，又接下腔：

「她跟你未往，一同出门看电影，是因为你付钱，而且看你心地好，可以攸得过

。不过，他们始终是看轻我们黑皮膚的，叫我们『吉灵仔』，所以最后，当然她去跟别人家『交姻』（結婚）嘍——」

瑪里班強懾心神，陡地眼中森寒的目光有如冷电：

「媽，我說過了，我們年輕人的事情您不妄管、不妄問！」他略頓一会：「彩娜拋棄我，是因為她家里的人反對異族通婚；而後末，大概是彩娜對我沒有很大的仗心，所以我們分手了。——我們不能勉強人家呀！」

「呃，人家看不起你，你还替她講話；換作我，再見到她時，一定妄吐口水哩！」母親恨恨地。

「媽，我們何必這樣做呢？」瑪里班呼吸了一下，又說：「——我是失敗者；我不滿意彩娜的做法！不過，我還是認為：真正的愛情，是沒有種族，沒有國界，沒有貧富之分的，祇要兩情相悅，情投意合，就可以結為理想的夫妻。」

兩個多月末，瑪里班不會像現時這樣說了這麼多話；說罷，他心情好了些。他母親疑惑地搖搖頭：

「我看你呀，做夢還沒有醒過來咧！」他勉強地微笑一下：「哦，就歪清醒了——我會把她給忘掉的。」

母親歪癟的咀唇還嘟囔着：「噓，你辛辛苦苦儲蓄起來的一笔錢，連跟她訂婚的機會都沒有，却買來了一架摩哆西卡（電單車）。有摩哆西卡好玩，還不能把那個女人忘掉，你實在自討苦吃！……」

他霍地站起來，聲音里充滿着不快：

「媽，我說過您嚕嚕就是嚕嚕！下午不是我值班，我又要出去哪！」

「唔，你妥出去，千万不妄駕得太快諾！」母亲吊高嗓門。

「嗯。」他應着，唇邊閃過了一絲抽動。

不一會，瑪里班騎着他那架嶄新的125CC摩哆西卡，朝向市區馳去。

他暗忖：市中心太熱鬧喧嘩了，我还是到郊外去兜風吧。於是，他把摩哆西卡開往东北部的怡保路。

半晌，他心底下又想着：我好久沒有到峇都噠黑風洞去玩了，何不順路去溜一趟！这么一想，他把摩哆西卡開得很快。——一个多月前，他初買摩哆西卡時，開得更快呢。當時，他似乎不理危險，不顧後果，在公路上以最高的速度於間不容髮的空隙，越過許多別的车辆，飛馳而過。

這當子，太陽正高懸在正頭頂，溽暑迫人，瑪里班沒戴上鋼盔，熱得怪難受地。途中，他遇到一位在巴士站候車的朋友——阿魯牧甘。

他邀阿魯牧甘到黑風洞遊玩，阿魯牧甘立即跨上他那摩哆西卡的后座。

瑪里班還是跑快車。阿魯牧甘心神一緊，暗忖：「我瞭解他，他还是想不開！他的女朋友不委他了，他弄了一架電車來填補心靈的空虛。他需要刺激，摩哆西卡正好是一種寻找刺激的玩具。」

「唔，我們沒有戴上鋼盔，你別開得这么快呀！」阿魯牧甘在他背上輕拍一下，大聲地說。

「你不用擔心！我的駕車工夫很好。」

「你还是小心点比较好！」

「哦，你不知道開快車是多么痛快！」

「我们还是安全第一，何况我们不是在赶路。」
不消多久，他们就抵达七英里处的黑风洞。

瑪里班为了委試試自个兒的腿力，更为了显示自个兒仍然有足夠的「衝力」，所以一来到山脚下，泊好摩哆西卡，便拉着阿魯牧甘的手直奔上高一百五十呎，有二百七十二級的石級。他原想一口气攀登上山巔，但終於因为脚力不支而停步两次。

爬上洞口，他们喘息地回头向洞外遊目观览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廣闊的大地；在阳光的普照下，远处的岗巒一片蒼翠沉鬱，较近处的鉄船在鑛湖上操作，碧綠的平原，和馬路上細小的車輛，都历历在目。

瑪里班張望着，陡然想到自己曾經与彩娜佇立在这兒，那时，彩娜还用她的手巾为他揩拭颈頰之间的汗珠呢。他心里不住地盤旋着那美丽的記憶。

他低着头跟阿魯牧甘步入光洞；这时由洞中吹来一阵阵冰凉的风，宛如天然冷气，使他们精神一振。

阿魯牧甘在一旁不停地打量瑪里班沉思的神情。——在光洞左边的一个穴內，是兴都教教徒膜拜的神灵座位，每年大宝森节蒞临的时候，有成千万的善男仗女攀登石級到此间来举行一年一度的盛会——朝拜神灵，以致人潮如湧，熱鬧非常。

阿魯牧甘突然联想到一些什么，便打破了沉默的氛围：

「哦，瑪里班，上个月的大宝森节，我沒有再见到你未参加，那天太忙是不是？」
「不瞞你說，我最近三个月来，心情一直不好，因为我那位异族的女朋友，嫁人去了。」瑪里班的咀唇牵动了几下，才把这几句話吐露出来。

其实，阿魯牧甘早已耳闻此事，但他装作第一次听见而表示惊异：「喔，有这么

回事么？」

「当然是真的。」

「去年大宝森节，她跟你到黑风洞，一同庆祝佳节，我还见过她。」阿鲁牧甘低低地喟叹一下：「哎，想不到她却跟你分开了。」

「唔。」瑪里班吸了一口冷气：「我五岁的时候就认识她，那时她住在我家附近。長大了，我和她一直相处得很好；然而，我们毕竟还是无法衝破种族的藩籬，扫开宗教的束縛，进而結成异族鴛鴦……」

「你一定恨她是不是？」

「人家說，有爱就有恨。可是，我除了埋怨她帶走我的心之外，我似乎不該恨她。」

阿鲁牧甘又问他几句话，然后才徐徐地說：

「是呀，异族通婚所遭遇的困难比较多，因为双方都必须妥破除不同的风俗习惯，和不同的思想信仰所造成的种种障碍。妥是缺少深厚的爱情，和諒解的心情，以及充分的瞭解作为基礎的話，异族男女的恋爱是很难成功的。」他話鋒一转又說下去：「当然，一对情侣既然有了深厚的感情，就不應該遭到家長的反对而分阔；他们应该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突破一切压力。……」

他们在山麓下的魚池边漫步时，瑪里班的脚步显得那么迟滞而沉重。阿鲁牧甘瞟了一下他那副神色微黯眉峰微皺的面孔：

「爱情已经消失了，友情仍然妥保持着；你妥拿得起，放得下才好。」

「嗯。」瑪里班陪上谄笑：「我也这么想过，但愿我心里会这么透澈，可以做得

到。」

这天，瑪里班收到彩娜的一封信——她說，她有事回娘家住了几天，星期三晚上才搭夜班火车南下。回来时見到彼卡莉瑪，从她口中知道瑪里班買了摩哆西卡，成为騎士，喜欢闲快。她直劝他不該自暴自弃或者找刺激，最后並致以深深的祝福。：

瑪里班读完后，狠狠地把它攥了一把，使它成为一团。他心中的念头一闪而过：不委把它撕掉，就让它扔在我抽屜里头吧，我需委有一种气量。……

上灯时分，瑪里班回到工作岗位，今晚又是他值夜。与他在一起幹活的同伴安达尼，一边吐着烟雾，一边跟他闲談本邦的羽球队，日前在东京曼谷与泰国的湯杯、亚洲杯、区盟主窗中，以五比四被泰国队淘汰出决窗圈的事，他还把电视台、重播現坊、比窗紀錄片各选手交战的情形描述一番。

瑪里班心不在焉地听着。偶爾抬目远望，繁星闪着朦朧而碎屑的光芒，下弦月冷冷地掛在天边。

将近八时三十分之际，懸掛在火车站牆上的响钟發出一连串的「鈴鈴……」的声响。噢，这是火车即将经过的訊号。

他们各自提着一盞紅灯，赶忙走过去关上火车閘，暂时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来往。瑪里班这时略一思忖，心头一动：「这是一列由首都南下新加坡载客兼运貨的火车；今晚就是星期三，說不定彩娜就是乘这班夜车回去的。」

六分钟之后，那巨型的夜班列车犹如一条吐着烏烟的長龙，在茫茫的夜色里亮着那盞光亮的灯火，發出鳴笛声，声势震撼人心的直奔向前；那巨大的声响似乎把凝結

着的沉寂的夜幕整大片的撕裂了。

那火车的隆隆声越来越响。听慣那巨响的瑪里班，陡然覺得此刻的声音更加嘈杂，而机器声比平常的更吵耳，他立时低下头来循声朝车底望过去：咦，为什么车底会发出明显的火花？

他蹲下来张望，发现火车中间的两个货格已经脱离轨道而行。「噯呀！不得了——」他霍地跳起来，心头一阵怦怦跳动：「準是脱轨的车輪擦着轨外的石头与枕木，而发出火花来？——那太危险哩！」

瑪里班急忙的把手上的红色的訊号灯高举起来，想通知火车司机及时停下来，同时大声叫着，然而一瞬间火车前头已经驶过，司机自然见不到那危险的訊号。於是，那三十左右格车厢很快地相继驶过去，尽管他一直不停地摇动着手上的红灯，但却没有效果或反应；——火车上有一位守衛員似乎瞥見瑪里班的訊号，可是他若佯其事地步入车厢。「哼！他不明白我的用意么？」他更失望了。

瑪里班不由倍感焦灼。倉卒之间，他奔过去找安达尼商量。

安达尼急得连连跳脚：「唉，这个火车鬧站沒有裝置電話，不能跟司机通話，怎么办呢？」

瑪里班的思想驀然一转，繼而决絕地說：「我追上去通知他们！」

他那架摩哆西卡正好泊在看守員宿舍的走廊上，一騎上它，迅速地踏动引擎，沿着馬路向前飞驰——，以时速七十五英里追踪那列已消失的火车。

差幸这当口所有的车辆因火车经过都暂停在路上，他极順利地向前奔驰。由於鐵道上佈滿了碎石块，轨道两旁杂草叢生，加上夜行不便，故此，他只得转向新街坊大

道，与铁道平行而猛衝着。过耳的疾风使他两耳麻刺刺的怪不舒服，但他沒有心情去理这些！

他急煞了，几个思念仍然不断在心中一闪而过：「如果火车出轨，往往会造成人命伤亡和其他的损失。为了那些乘客，也为了說不定在廂南归的彩娜，我無論如何要追上火车，通知他们……委不然，太危險啦！……」

不多久，他已猛追到正靠近鐵路的大道；在一阵欣喜之后，他又狂馳前进。終於他的摩哆西卡已超越过火车头。

他在铁道近处扯高声音，嘶喊地叫停：「STOP！STOP！（停！停！）」同时挥动着毛巾。

此刻，火车司机看見了，他感到突兀，连忙扭亮了灯火，清楚的見到一位印度籍青年男子，正騎着摩哆西卡紧紧地跟隨着火车，边叫边挥手，他只好把火车的时速压低，隨而緩慢地在数百碼处将它停下來。

瑪里班泊了摩哆西卡，狂奔地向火车头疾走。

錫克籍的火车司机跳下來，在铁道旁聆听瑪里班的解釋后，他紧握住瑪里班的手，感动地說：

「你真勇敢，很有責任感，而且捨己救人，我代表全火车上的人，向你致謝……」

「不用客气！这是我办得到的事。」瑪里班說。

司机的濃眉一挑，又說：「請你告訴我你的名字，我們一定向上方呈報这件事。」

火车突然停下來，车厢里的搭客都探詢原因，不到十分鐘，許多乘客都明白这是什麼一回事了。

大家都心有餘悸，庆幸有这位具有高度責任感与英勇救人精神的印度青年，及时追踪而未，幸免出事；否則，很可能因为两个廂格脫軌，导致其他的也一併倒下去，酿成大慘劇呢。

火车停頓一些时候，好多乘客步出车厢，藉着微弱的灯光，俯身可見到鐵道上有明显的出轨痕跡——一块块间隔的長枕木上面，有不少車輪輾过的裂痕。

有些乘客知道做了善事的青年，就是眼前这位瑪里班，也都挤前去向他道謝及詢問。瑪里班諛他們围住了，他一一跟他们握手。

兀的，瑪里班瞥見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位少妇。她在一位男士陪同下走前来。瑪里班吸了一口冷气。

她發出一声惊哦，脚下微現趑趄。在她的明眸中，充滿了惊凜、詫异及感激的複杂神情，唇边闪过一絲抽搐。瑪里班也不住地眼角斜瞟。

她一掠鬢边散乱的青絲，有点不敢正视对方那双銳利而严肃的目光，不覺又机伶一顫。她咀唇張翕了半晌，欲言又止，掙了半晌才說一声「謝謝」。

瑪里班与她身边的男士握了握手，客套一番，虽然自己的心旌已在搖幌，但他盡量装得跟个沒事人兒似的，吊高嗓門：

「我还有其他的事，大家再見！」他一转身，挪闲脚步，挤出人叢。

「再見！」心絃震盪的这位少妇叫得最大声，还挥了挥手。

瑪里班走远了；他長吁了一口气，紧繃的心絃似乎鬆了一阵。

第一流獵手

在这个人口仅仅破了四千大閩的小鎮，范中滿儼然是个有头有臉的人物；——全鎮人不知他拥有一把双管長猎槍，是一位槍法十分了得的業餘槍手。

也許你会对这个人物感到半信半疑吧，那幺所謂，此刻范中滿正在对街的咖啡店

里，意兴遑遑的大談他最近狩猎的情形。只見他举杯呷了一口濃咖啡，那双原是銳利而冷肅的目光陡地闪着喜悅的神采，他乾咳了两声，又說下去：

「也許你們有的还没有听过我的故事，再講一遍也好。我喜欢打猎，爰是有一个星期不到芭林里去跑动的話，手脚就好像是癱瘓那样的不舒服。」

他一頓話鋒，这时跟他同座的几位朋友都凝視他。——这位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濃眉鵠目，个子高大，精神煥發，渾身勁道；看上去有一种震懾人心的煞气。他很快地接着說：

「上个星期四，郊外七条石的榴槤山，大概是因为榴槤快要成熟的緣故，竟然出現了一群很少看見的大狗熊。最先發現到这些庞然巨物的，是一个叫做石木嫂的妇女，她单独一个人到芭坊去种烏桂豆。下午时分，正当她弯着身子操作的时候，她忽然听到附近的榴槤园有吵闹的声响；起初她不以为意，后来觉得好奇，順路回家的时候

便走前去大喝几声；不料在她大喝之下，馬上有超过六头黑虎虎的巨物，向她站立的地方，搖搖摆摆的走过来，样子十分兇猛，吓到她尿都流出来。她连鋤头和茶壺都丟掉了，丟跑回家。当天晚上，石木嫂在她丈夫陪同之下，找到我家来向我述說，委我帮他们的忙，为他们除害。

「我在鎮上邀了三个喜欢打猎的朋友，他们是沙曼叻、梁伙光和尖头維。大前天的下午，我们四个人一同出发了，帶了乾粮、厚背刀和两支强光的手电筒等用具。我们把摩哆车停放在石木哥的垂荅屋里，然后由石木哥帶我们到榴槤山去查看一番，諛我们凭着經驗判断大狗熊的行踪去向。后来，我们又朝着茂密的芭林进发，在那条崎嶇的山径上，我们是成为一堆或者成一字形前进的，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誤伤自己的同伴。同时，我们利用各种鳥叫声来做暗号，每一种叫声代表着一件事。

「我们在大芭里头，走动了三个多钟头，並沒有什么特別的發現。时间只不过是六点半，在芭林里看去，到处已是一片黝黑；我们有点失望了，就两人一組的到处找寻可以爬上去狩猎的树木。就在这时候，前面的草木起了一阵响动，跟着我们望見一群黝黑的巨物出現了，嘩，大約有七、八头吧！我心头立刻一阵怦怦跳动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；不过，我脚下一紧，搶前几步，在大概三十碼的射程內，握紧槍桿瞄準了其中的一头，一声槍响馬上有一头三百多斤的狗熊被我射倒了，接着，沙曼叻和我又放射了四五槍，結果又射死了一头。其他的狗熊赶快跑散了。我们听到右边的密林里也有槍声，那一定是梁伙光和尖头維在射击吧；为了以防万一，我的馬来同伴沙曼叻阻止我再開槍。等到我们用猫头鷹的叫声作暗号，召集大家会合在一起用手电筒照射寻找的时候，才知道我们只射死了两头大狗熊而已；換句話說，梁伙光和尖头維都

交了白卷。我知道有一头是我射倒的，另一头也可能是死在我的槍下，我一向闭槍都专门打头部，而那两头狗熊就是因为脑部闭花而死的。也許我的猜测沒有錯吧。……」

围在圓形石桌听范中滿讲狩猎故事的朋友，都瞭解他的性格——他一向就爱盛道自己的槍法高人一筹，大家都乐于順水人情的奉承他几句，滿足他的虛榮心理。

他的老朋友林树茂立即送上一句：「唔，中滿哥！他们三个人的槍法那里比得上你，何况你有十一年的打猎經驗，所以，我相攸你的猜测完全沒有錯！」

「唔唔，其实这也祇不得什么。」范中滿虽然口里这么說，但他那張紫醬臉上，却登时綻起一絲笑意：「——我打慣了野兽，槍法須要多胆量来配合；我可以在短距离

射程里面，百发百中！沙曼叻他们是新手，当然沒有这份能耐。」

「吓，中滿哥的槍法太高明了，真是神槍手呀！」驀地一声雄渾的話声传自范中滿背后。

范中滿立时扭头一看，見那說話者是比他大了七、八岁的覃台貴，瘦高条子，一副瘦骨臉，鷹鉤鼻，深陷的老鼠眼和一对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眉毛；他跟这中年男人並不認識，因为覃台貴搬到这里来居住頂多不过一个月而已，彼此只点点头打过招呼罢了。不过在覃台貴这一方面，他对小有万兒的范中滿平日的所作所为，早有耳闻；他同时对范中滿的性格似乎知之頗稔，所以在过去有两回在咖啡店碰面时，曾經刻意奉承过范中滿几句话。

这当口，范中滿斜着眼珠子，呆望了覃台貴一会，咧咀一笑：

「哦，『神槍手』可配不上呐，因为最近两三年，射击公会举行的射击錦标赛，我都没有报名参加，以前，我得过末福槍甲組的第三名。不过近年来，只委我一闭槍

，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的。」他鼻息粗重，一字一顿似地春风满脸。

「哦，中满哥真是快人快语！」覃台贵旋即陪上一笑，阿諛地说下去：「我才搬来这里几天，你的大名就如雷贯耳了，大家都公認你的槍法实在是了得。单单瞧你这副行头，也就知道了；——你不是神槍手的话，最少也是第一流槍手呀！」

「呵呵呵……」范中满笑得焦牙委往外衝，好一会儿，他咀唇一撇：「台贵叔，你真会說話呀！『第一流槍手』的称号，这也許是差不多吧。呵呵……」他几乎骨头都酥了半边。

「这是事实嘛。」林树茂也插了一句。

「謝謝你们的誇讚！」范中满眉开眼笑了。

他一向就是这么的心直口快，而且喜爱听人家說好話；逢有可观的猎物收穫时，便照例的到咖啡店，自鳴得意的将狩猎的始末，全盤告訴所有喜欢在店里聊天的朋友。如果朋友们听了大表惊异，說什么「这件事简直是見所未見，闻所未闻」，继而盛讚他槍法了得，他就会志得意满地感到十分开心，甚而把吹捧他的人当做知己看待。覃台贵凝神想了想，又說道：「中满哥的打猎故事，实在緊張、精彩，我真希望常常能够听到这一类的惊险故事！」

跟着，台贵心中却暗暗嘀咕：「这一位姓范的猎夫，也喜欢逞血气之勇，他太吹捧自己了，不怕跟我当年那样闖祸么！」

覃台贵与范中满从咖啡店走出未；这时，范中满才發現到覃台贵步行时有点跛脚，不过走起路来倒不比他慢。范中满提议諛他送这位「新交知己」坐自己的摩哆车回去。覃台贵毫不客气的乘搭了这架顺风车。

沒多大工夫，覃台貴在第二條橫街的第五間板屋下車；他指着說：「中滿哥，那一間就是我的住家，得空請來坐！」

「呃，你住在這邊，我每天出門都經過這裡呢。」

自此，他們除了在咖啡店見面之外，范中滿偶爾也到覃台貴的家里來作客，彼此談得很開心，很投契。台貴總是堆上一臉阿諛的笑容，他對中滿似是從心底佩服他、推崇他。對於狩獵的事，台貴好像是懵無所知，許多微末細節的打獵事宜，他都樂於請教。范中滿自以為閱歷經驗深，而台貴是個好相與的朋友，所以兩人在一起磨姑的時刻，中滿老是咀里嘵嘵的不停，而台貴則是啫啫連聲；諛第三者看來，真以為他們倆是相待以誠的莫逆之交。

「中滿哥，你喜歡打獵，你覺得打獵有什麼趣味？」

「哦，打獵的樂趣可多呢。——打獵是一種富有刺激性和冒險性的戶外運動，這種運動對身心有益，而且可以享受到打獵過程中那種緊張刺激的情趣。爰是你也體驗一下這種生活的話，你就会明白，為什麼打獵是古代許多帝王公侯頂開心的活動哩。」

「你說，爰打獵的人須要有什麼條件？」

「照我看，打獵的人並沒有什麼特別限定的條件，只爰向當局申請到一把獵槍，而你的身體強健，有相當的胆量、毅力和耐性就行了。」范中滿口氣微頓，忽地話鋒一轉：

「台貴叔，爰是你對打獵有興趣的話，改天我可以把獵槍借給你，諛你到椰園或者果子林去射松鼠和鳥類，你爰不爰？」

台貴心中突然一動，暗一皺眉，旋即答腔：「唉，你可別諛我犯法呀！——獵槍

落在別人手中，是犯法的事。再說，你委我開槍，簡直是趕鴨子上架嘛。」

范中滿微咳一聲，咕咕狂笑：「呵呵……是呀，我忘了，拿別人的槍去使用，是觸犯了槍械法令第九條……」

「有件事，不知當問不當問，俗語說：『人有失手，馬有亂蹄。』請問你打獵時，有沒有發生過麻煩？」

「哦，沒有，沒有哇！」

「是的，『第一流槍手』當然不可能發生麻煩；不過，我這里不是指意外事件，而是說你行獵的時候，有違反過什麼狩獵法令沒有？——你那次說過，打獵時要遵守的法令相當多。」

「你指的是這一方面，哦，有的。」范中滿濃眉一攏，回憶地接下腔：「有一回，我曾經因為在晚上，依賴手電筒的光綫，非法槍殺一头『山牛鹿』，而被罰款五十元。——我們都知道狩獵部有明文規定，在夜間射殺山鹿是犯法的事。而捕殺鼠鹿的開放季節，是在每年的正月到八月，妥捕杀的獵人必須申請特別執照。那一次，当我射杀了『山牛鹿』之后，我的两个同伴都很慌張，我又捨不得将它埋掉，就用巴冷刀把『山牛鹿』的四肢斩断，头部和腸肚完全抛进巴列（小河）里。可是，在我们回家的半路上，被两位狩猎官员拦住检查，从我麻袋里拖出鹿腿鹿肉来；我只好承認有罪，結果，在法庭上被罰款五十元。」

范中滿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，心眼少，有什么是絕少擺得住的；此刻，他絮絮叨叨的述說旧事，显然也是蠻得意似的。

覃台貴与范中滿交往快两个月了；举凡有関狩猎的問題，覃台貴几乎都一一提詢

过了，他们俩的交情已然达到无所不谈的地步。范中滿每次由森林里狩猎归来，通常都会抽空到覃家来磨菇一段时辰，所谈的不外尽是他这回行猎的经过情形。而机智的覃台貴，总是伺机捧他几句，跟他高兴高兴一下。

这一天，覃台貴拍着对方宽厚的肩膀，谄笑道：

「听说所有的野味，都很有营养，吃了有益；改天，你顺便带一些野味回来，送给我好不好？」

「啊，你想吃野味？——是的，兽类性热，体弱的人多吃了，能够滋补，尤其是野味嫩品，更有补身益体的作用。」范中滿口气微顿，旋即接下腔：「森林里的野味，比如山猪、山羊、鼠鹿、果子狸、山鸡、四脚蛇，甚至连蟒蛇等等我都会吃过。不过，因为我的老婆最怕这些禽兽，所以我很少把牠们带回来。」

覃台貴立时打蛇随棍上，淡眉一耸，陪上一笑：「呕，听你这么說，我刚才跟你讨一些野味，不会太苛求吧。」

「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了，你不必太客气，送你一些野味，这是闲（简易之意）的事情，下回我一定照办！」

「那就太感激你喽。」台貴翻着一对鼠眼乾笑道：「我爱吃野味，只委你認為是可以吃的，請你以后都送來給我，多多我也收。有些比较奇异的小动物，我们还可以拿去請人家做标本卖钱呢。」

范中滿咧咀一笑，沒作声。覃台貴倏然双眉一扬：「喔，我有风湿病；听说吃了四脚蛇的肉，能够除去风湿，也可以消除血毒。以后，請你送我几条四脚蛇，我这里向你先謝了！」

范中滿点上香烟，吐着烟霧，繼而說道：「我也曾听人家这样讲过。还有，据说吃了用药材清燉的菓子狸，可以禦寒；老人家常吃的話，可以减少夜尿。而那些黃猴或者鼠鹿的肉，對於怕冷的人很有功效，可以使人的身体增加热能。……」

此后，范中滿狩猎归来，总要在覃家停留一会，把一包用布袋包好的猎物交給台貴，諛他们这天一家五口可嚐到香噴噴的野味。

第二回，范中滿射杀了一头重約四十餘磅的「七断狸」，牠的身上花紋灰、黑相间；传说这种动物的尾巴有七节灰七节黑，故而得名「七断狸」，其实是不止七节的，有的多至二十节呢。范中滿說，七断狸不会爬树，不过善跑，而且十分机警。

覃台貴的妻子對於烹調野味的方法样样精，諸如炒、燉、鹵，无一不懂；她把这一头七断狸煮成珍肴美味，覃家大小和范中滿都大饒一頓。范中滿由於忙得紧，所以往后把他射杀的小动物送过来之后，絕少同他们共嚐佳餚；而他也表示过这些野味他早吃膩了。

有几回，覃台貴交了一些錢，祇是作为貼补范中滿的槍彈費用，却諛中滿拒絕了：「一啐，台貴叔，你为什么来这一套？你看我这样小家气咩，一块几角錢的子弹費，难道我没有么！」

於是，覃台貴更是得遂所愿了。范中滿每次从芭林狩猎返家，至少都会帶几隻野鴿或松鼠送与覃家；——既然我是第一流槍手，出猎时怎能一矢所获的空手归来呢！他忖思着。而覃台貴的妻子不时到药材店去，買了不少的北芹、淮山、茯苓、杞子、胡椒和圓肉等回家，因为这是清燉野味的良好药材。遇到比较珍异小隻的动物，覃台貴則会为它赶到B埠一趟。

妻子擎眼瞅住台貴，她唇边的笑意濃了些，把嗓门一压：

「真沒想到，我們到了這裡，還有機會吃到這些野味——我知道這也是你跟中滿哥做朋友的目的，因為你妥佔他的便宜。」

覃台貴臉上熱閃起一絲异样的笑意，滿臉油滑之色：「唔，妳真是我肚子裡的蛔蟲。我早已經抓到了他的弱點，我祇準他会吃这一套的。我好比是被蛇咬了一口，看見草繩也害怕，而妳也反对过我再去担那份风险。我只好用这一套心計去奉承他，不然，他怎么会把一些野味源源送來，讓我們還可以挑選一些去賣作标本！」

於是，他夫妻倆喜形於色的發出適意的微笑。

又是榴槤花開的季節了。

每天將近傍晚時分，便有成百上千的果子峇（大型蝙蝠），打從山洞或大樹林裏出來，掠過公路上空，朝附近的甘榜直飛而去，到榴槤園去啄食香甜的花蕾。因此，小鎮鄉區正掀起一阵「打蝙蝠熱」——凡是擁有獵槍的人，都不約而同的持槍到公路兩旁，等候果子峇成群結隊的凌空飛過時，開槍射殺。

當果子峇低飛之際，几十把獵槍朝天齊鳴，中彈的果子峇有的應聲墜地，未中要害的則負伤的猛拍双翅逃命而飛，拖曳着尖銳的長嘯……

上燈時分，范中滿提着一隻鮮血淋漓的果子峇到覃家來。

「中滿哥，真有你的！你送我果子峇，那太好了！」

「你敢殺來吃嗎？」

「敢，我當然敢吃。」覃台貴用愉快的嗓調答腔：「聽說，果子峇的肉是一種上好的補品和佳肴，吃了不但可以強身壯體，而且還可以醫治胃病和一些衰弱症呢。」

跟着，范中滿指示他如何除去果子峇的翅膀，如何剝牠的皮，剖下的肉与內臟拿来炒薑絲，加醬油及辣椒，就是可口的佳肴了。范中滿又說，果子峇的肉燉藥材或当归，吃了更滋补。……

好一会儿，范中滿面上却微作沉吟之色，徐緩地說：

「今天下午，林树茂向我投訴，他的榴槤園最近两个晚上，不停的受到果子峇搗蛋，榴槤花損失不少。他要求我去帮他除害，明晚，我想邀你一同去作伴，你也可以亲眼看看我射杀的工夫哩。」

然而，覃台貴又藉故婉拒了：「这几天，我板廠的老头家（老闆）又有新的任务分派給我，要我拟訂探办下半年的板料，可把我給忙死了，我的风湿症昨晚开始又大对劲喽。——对不起，我又不便陪你去一趟！」

「你又不不能去看我射击的功夫，我不勉强你了，而且我不耽擱你的正事，我走啦。」显然地，范中滿的語声中有着不愉快的意味。

当下，中滿暗自忖着：「他爱听打猎的故事，他对狩猎的事无所不问，可是，为什么我邀他去见识一番，他总是有那么多藉口，莫非他太小胆了？」

鎮上大部份的居民，都曾經听过「第一流槍手」——范中滿的狩猎故事，然而，令人最遺憾的事，却是主角范中滿不能把他昨晚「誤射妻舅」的经过情形，亲自向咖啡店的朋友们讲述一番，因为肇祸后，伤者严若辉昇往中央医院急救，放槍者向警方报案时，遂遭到扣咄了。

这一樁轰动遐邇的地方新闻，鎮上的朋友们也祇能从記者先生的报道中知道一鳞半爪罢了；这則意外新闻的标题是这样打着的：「业餘猎人入芭猎取山猪 黑暗中誤

將內弟當野獸 幸伤者免性命之虞」。

這椿槍傷事件，給范中滿的打击委實不小，友好們把他具保出來之後，他也不曾

再到那間咖啡店去走動，他深深地覺得他過去的光彩已經被抹掉了。

好多親友都登門慰問他，唯有曾經把他吹捧為「第一流槍手」的「知己」——覃

台貴，却連个影子也見不到。為此，他心里很不是味兒。後來，他從林樹茂口中得悉

覃台貴又搬家了，搬去那兒誰也無法確切的回答清楚。

被告范中滿，在地方法庭提審的時候，控狀是指他疏忽莽闖，兇槍誤射嚴若輝。

受傷者供証時，盡量的利用適當的措詞，為被告減輕罪名，因為被告確實是無意的。

結果被告范中滿被判守行兩年。

週末下午，有一位來自B埠的中年人，在鎮上打聽之後，找到范中滿的住家來。

末者自稱叫做阿業，是一名小商人。阿業詢問几句之後，范中滿冷漠地回答：

「你委找覃台貴，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里去。你問我，我委問誰？」

「剛才有人跟我說，覃台貴跟你是好朋友。——我有事情委找他，請你幫幫忙！」

范中滿把眉鋒皺了皺，不吭聲。

「范先生，聽說你喜欢打獵，而覃台貴也是一個出色的槍手，你們一定在一起打

過獵吧？——兩個多月前，他还拿過几隻小動物去給我作標本呢。」

范中滿聞言一愕，兩眼瞪得滾圓：「嘿，你會不會搞錯？我跟覃台貴做了一年多

的朋友，我從未曾見過他摸過獵槍。有一次，我委教他，他不敢學呢！」

阿業吊高嗓門，一字一眼的說得十分清楚：

「我跟台貴認識了二十多年，我怎麼會搞錯！——他確確實實很會打獵。在十一

年前，他单独在森林里，枪杀过一头三百多斤的『伯公馬』（老虎）。不过，在大前年的时候，有一次，台貴闭枪射杀野猪，射不中要害，奇怪的是那头野猪並不逃走，却跟一隻猎狗打起架来；后来，野猪突然发威似的衝过去，向台貴进襲，台貴一时不知如何招架，大腿和脚盤被野猪咬伤了几个地方，害他几乎变成跛脚的人。」

阿业嚥了一口涎沫，继续說：「有一个时期，台貴說他年老了，不便再过狩猎的生活；可是，几个月前，台貴又好动起来了，断断续续的把他射杀的山鸡、老鹰、鸚鵡、白松鼠、果子狸和四脚蛇等等，送到我店里，卖给我做标本。他还答应要弄一隻石虎卖给我呢。……」

这下子，范中滿再也无法聆听下去了，他脑际灵光一闪，肚子里罵了一句：「媽个巴子！台貴拿人家的屁股做臉皮！」

好半天。范中滿斜着眼珠子，怔怔的对阿业呆望了一阵：「你說的，都是真的？」阿业臉色一怔，有几分不快：「难道我是来騙你？」

「哦，我不能不怀疑你，因为装胡羊的人太多了，而覃台貴就是这种人！」范中滿咀唇又一撇，沉声道：

「我可以告訴你，覃台貴怕惹麻煩、生是非，他早已經不拿猎槍了。不过，他还常常『狩猎』，他的咀巴等於是槍桿，舌头是槍彈，而且比槍彈更有效用。——他是最高明的猎人，因为最理想的猎物，不是野兽，而是自大狂妄又愚蠢的人。……所以，覃台貴就是不用狩猎，却照旧有野味可吃，有小动物可以卖做标本。现在，我才明白，覃台貴才是真正的『第一流猎手』呐！」

阿业的咀角，牽起一个困惑的苦笑：「哦，是么？」

小鎮歸來

(一)

祇短短几天的工夫，云永裕乘搭的噴射式豪華客機，飛渡了數千里，沿途還在兩個大都市停宿暢遊一兩天；如今，他返抵家鄉了。

他的家鄉是一個小鎮，而他的家園位於鎮郊東區。小鎮風采依旧——純樸無華，謐靜安詳，是民情淳良的好地方。走在新建築的一條柏油路上，他的心海又騰湧起一個個極大的歡愉之波浪。

這位有一副長方臉，一個方下巴，寬額細眉的留學畢業生抵達老家時，已近黃昏，周遭漸生薄暮。家人沒料到他會这么快回國，會面之際，大家都几乎高興得跳起來。最關心他的該是母親，她老人家那能不樂得眉開眼笑！大哥也喜色溶溶。大嫂端上熱咖啡，她已是三個兒女的母親。

云永裕猶記得自己出國時，最大的侄兒——阿昭只有七八個月大；現時，阿昭已懂得搬椅子請他坐，而且不停地叫他「二叔」，顯得異常高興。一會兒，阿昭開始敢于依偎到二叔身上。

「二叔！」阿昭天真地說：「你不姪走，晚上在我家裏睡好不好？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！」永裕微哂地：「二叔陪着你。」

大嫂站在一邊笑着說：「呵哈，阿昭你說錯了，這裏也是二叔的家嘛！二叔回来了，当然是住在这裡嘍。」

「噢，好啊！二叔姪跟我们在一起囉！」阿昭兴奋地拍着小手。

大嫂眉一揚，旋又用眉梢挑起一絲笑意：「不过，二叔也不可能長久住在这裡的。二叔是堂堂的一个学士，他很快就會找到工作的，他将姪出去賺大錢啦。」

永裕心头一凜，暗忖道：「是的，找工作对我是切姪的。——人多都是現實的，大嫂自然也不能例外。母亲含辛茹苦的撫養我；大哥为了我，也已竭尽股肱之力。姪是我有了一份工作，便可以协助这个穷困的家；家是大家的！」

他心念转动。隨即想到目前求職的情况，心裡便不大乐观了。——他出国四年有餘，但从朋友的物件中，他多少了解到国内的就業機會很有限，实非易事。

母亲与大哥为他接风，一下子宰了两隻鷄：一隻清燉，喝湯；一隻紅燒，下飯。当晚，他们促膝談心，暢叙衷腸，直至子夜时分才各自上床去。

(二)

亲友们都說：学成归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。母亲更引以为荣，認為永裕爭回的一頂方帽子，足以榮宗耀祖，光耀門楣；遺憾的是他父亲早已撒手塵寰，不能分享这份光彩。

永裕也由於實現了多年來寤寐企求的心願，故而感到殊堪欣幸！最近幾天內，他在尽可能的情形下探望了鄰近所有的親友們，甚且分贈自己的「學士玉照」與友好們。經過几年的疏離隔閡，他真擔心昔日朋友能否待他歡洽如舊！

在同窗硯友為他接風洗塵的聚餐會上，他彷彿已撿拾到那失去的日子。朋友們的隆情厚誼，令他曷勝銘感。

宴飲會上，他想到自己應該找份工作，便向朋友們提及介紹工作的事；他們都回答得十分巧妙與委婉，但多是一種秀才人情，不夠實惠。

潮吉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！是老朋友的吩咐，我做得到一定幫忙。」

厲強說：「我會替你留意的！」

烈炳說：「只怕我介紹的不合你的心意。你是大學生囉，一定要找比較好的工作。——當然，我可以設法打聽看看。」

像這類的答話，教他聽了不免有洩氣之感。他沉吟片刻，然後莊容地說：

「其實，一個大學生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，而做工是一個人精神的寄託，生活費用的來源；為了生存，我覺得任何工作都可以嘗試！」

匆匆地一個星期便過去，他那份榮耀感隨而消失了。自此，他极少在街道上出現。偶爾遇見過去結識而闊別數年的朋友，彼此打了招呼，不外是說：「好久沒見面了，你好嗎？」「恭喜你大學畢業了！打祿在那里發財？」或者說：「這裏的天气比那邊的熱，是嗎？」……這些談話，往往使他心中好生不悅。因此，他喜歡羈滯斗室，獨坐凝思，或給遠方的朋友写信。

在寂寞的日子裏，他心底裏自有一番惆悵。在窗前凝望青山，竟然成為他日常生

活習慣之一。他心忖：「四年以來，也許是因為焚膏繼晷，生活太忙了，所以我一直都很少回憶過去。現在，想起以前在這座高山攀登遊玩的情形，好像只是一個夢境罷了！」

他翻動那一柜為塵埃所蔽的書本，略為整頓之際，无意间却发现一個長而大的攸筒，尚未抽出攸箋，他旋即領悟到那是一束過氣的情書。於是，他的腦際立時映現一個少女的情影。

那少女，有一頭烏光水滑的披肩長髮，一副潤白的芙蓉長臉，配着方位合适的五官；她素性爽朗，是一個精乖伶俐的女性。她叫梁星翠。像一枚石頭投入平靜的湖面，盪起圈圈漣漪；此刻，云永裕的心湖也盪漾了。他俯拾起往日許多已消逝的記憶。好一会，他仍不能止住心裏的怀念，索性找出一本高中畢業同學錄來翻看。他的視線直凝于印着梁星翠的玉照及通訊處的那一頁。

「那时候，星翠是属于我的。」永裕忖道：「在那靠海的小城唸高中的時候，我們每天一同由小鎮乘回搭車到P城去。臨畢業那一年，我終於與星翠互通款曲，傾訴衷腸吶！」——是的，在他们的心園裏，只有夢幻，只有憧憬與歡樂。他相攸至潔的愛情，將是他奮鬥人生中快樂之泉源。

高中畢業後，他到偏僻的山芭去當了一年半的臨時教師。星翠比他幸運一點，她有一個小康之家可供她修完高級英文中學。這段時期，他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關係。永裕鑑于「假期師訓班」開辦無望，又想到拿一百四十多元月薪幾乎是在虛度青春，加上他原有着高遠的理想及抱負；再者，星翠的父母對他嘖有煩言。因此，他毅然申請出國攻讀大學了。

星翠幽沉地說：「四年不祿短，你離開后，我是會寂寞的。」可是，她沒表示異議；她熟悉永裕的個性，他志高氣傲，既已定下的目標，是極難變動的。

分手后的第二年杪，星翠在致給他的最后一封攸裡，坦率地告訴他有閨她的選擇及歸宿。她寫着：「儘管太陽的吸引力仍然浩大，但我站在地球上面；雖然太陽是比地球質量大一百五十萬倍的巨型恆星，然而太陽距離我是那麼遙遠，對我簡直不能起什麼实际的直接作用。於是，我終於選擇了月亮……」

从此，他除了想盡法子把星翠給淡忘之外，還有甚么良策呢！由是，他淬勵發奮，在學業上痛下工夫。

好一会，永裕把那一束攸件和那本畢業同學錄收拾起來。同時，心忖：「多少的往事是不堪重數啦！星翠會是幸福的嗎？」

(三)

清晨，永裕跟報童購買了三份不同的報帶。閱報也是他每天消磨時間的方法之一。他格外留意各報的徵聘廣告或分類廣告。在短短的几天中，他已寄出了四封應徵函件。在地方新聞版上，他見到一張圖照中有一個熟悉的身影：那青年正舉杯敬賀將出國考察木材業的社會名流拿督王加富。

永裕心想：「那不是我的同學高志堅嗎？聽說，自從他成為M埠某太平局紳的女婿后，升任高職，撈到風生水起，心廣體胖，難怪我差點兒認不出來呵！他和我每年不是還互相寄發賀年片嗎？何不寫攸去拜託他介紹工作？」

中午之前，永裕走到郵政局把仗付郵了，在那兒，他遇見老同學余央源。

余央源開着一輛淺藍色的小型廣告車，邀永裕上了車。他說：「陪我到首府去買一些貨物好不好，車上只有我一个人。——你還沒吃午飯吧？到了首府我請客！」

不容永裕答腔，余央源便驅車出发了。在中学时代，余央源是班上的副級長；他見解深遠，智慧過人，而且家境不錯。他決計唸大學，但父親強迫他承襲父業，助理業務，而母親強行帶他去相親。當時，他忿然地想棄家出走。有一回，他在永裕面前大吐苦水，乃至熱淚盈眶。永裕不能等喝他的喜酒，便趕着出國了。

這時，他對永裕說：「我有兩個半的孩子了。」

「你們真幸福呀。」永裕不假思索地說。

這位蓮子口面的老同學，一面抓車盤，一面說：

「我的婚姻還祇滿意。當初，我蠻以為相親的老婆，沒搞過自由戀愛，一定沒有感情。開始的時候，我對我的妻子也不好，可是，当她替我生下兩個白白胖胖的兒子，而且她的人也相當溫柔，現在我覺得有個黃臉婆也不壞。再說，我見過不少自由戀愛的男女，他們好像是把擁抱和接吻當作是遊戲。你想；我們的同學，有幾對的戀愛是成功的？」

余央源滔滔不絕地說着。這時他忽有所悟，立即說道：「唔，对不起！我不是指你來說。」

永裕微哂地：「不妥緊的。」頓了一会，又說下去：「想像中的愛情是崇高與純潔的，可是，有几个人能夠保持這份高超的情操呢？」

「我覺得愛情是假的。」余央源武斷地說：「而夫妻之間，只是一種利害關係和

互相利用的连繫。不过，我们男人比较佔优势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女人聊聊、消遣消遣……」

余央源的作风是洒脱不羈的。但此刻照永裕看来，他觉得这位过去是豪气凌云的同学，如今与一般綺襦袴袖没有多大的区别。从他各方面的表现及谈话，永裕认为他已失去了一腔对人群积极服务的热情。继而，永裕心忖：「这也不能怪央源吧。在现代社会中，由於物质高度文明的刺激，无不深深影响到人们生活上的观念。」

余央源在首府採办了不少的貨物。两人在餐室吃飯之际，央源一逕地追问有闕在北投洗溫澡及陪浴女郎的情形，而且也似对台北小酒家的「番主」「番外」，以及「理療院」特别发生兴趣，不停地探问。永裕只好就自己所知的答覆他。

央源突然提议：「我们就地取材，你陪我到本地的『理療院』去一趟好不好？」永裕赶忙坚决地表示抗拒，急急地说：「我们回家吧！我不是有意装什么圣崽，而是觉得那是无聊的一回事，我简直没兴趣陪你去。」

央源有几分失望，也有点兒尷尬，他漫声地说：「回来以后，你好像还不习惯这裏的环境？」

「嗯，我似乎有一种失落感。」永裕徐緩地：「最低限度，我形体裏面的精神生活，老是处于一阵阵波瀾，或者一圈圈漣漪的状态之中。但愿这只是短时期的现象！」

(四)

大清早，云永裕看見母亲与大哥正整装即将出门去幹活。他立即向大嫂闭口：

「請妳找一套大哥穿的粗衣服給我！今天，我也要到黃梨園去跑跑。」

他換妥了一身粗布長袂與長袖衣的裝束。然而，大哥和母亲极力劝阻他留在家裏。他声称要到園坵去舒鬆舒鬆一下筋肉，藉以鍛鍊日益衰弱的身體。母亲推說摩哆单车仅能兩人共乘，而且黃梨園离家五哩許，若騎脚车前往需費時不少。

「我知道你的用心。」大哥誠摯地：「可是，不久以前才砍了黃梨，園裏工作实在輕鬆，我和媽去就行了。你放心的在家裏休息吧，說不定又有朋友來找你。」

大哥天性純厚，一向對他友善，他是深切了解的，這使他更不安！母亲苦心孤詣的養育他，今年已五十五岁了，由於長年操勞，身軀僵僵，頭髮斑白，顯得老態龍鍾。他想：母亲早該在家裡享享福，含飴弄孫，但她老人家仍然每天得到園裡去幹活，沒有一天安樂。而現在自己的生活費用依旧要仰賴他們。為此，他老覺得愧對家庭！「我是一個无能者！」他不住地告訴自己。

午間，永裕那三岁的侄女——小蓉跑到屋外籬笆邊，與隣居的孩子嬉戲，結果跌倒了，膝部擦破些許，血流溶溶；她哭着回到廳堂，永裕聞聲从房裏走出來，大嫂心中好生不悅，嘟囔地：

「呵呀，整天默在家裏，也不幫忙看一看孩子！看人家忙得委命，買了菜，洗了衣服，又爰煮飯燒菜……」

永裕听了，心中非常不自在，他蹲下去拉着小蓉的手，安慰她別哭了。

大嫂的性情，他是會了解的。他想：大嫂到底是外來的，而且妇女之心胸較為狹窄，自然缺乏恢宏的气量。以前，他就曾經偶然听到大嫂跟隣人說：「如果阿溫（他大哥）不是为了爰栽培他弟弟讀書，他一定可以買到几依吉黃梨芭，不用老是替人家

包工未做。阿裕吃到这么大还委再唸什么書！这样一来，还不是拖累了阿溫？……

午觉醒末，窗外层云如墨，他悵对远天遐思。

当他涉想到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之际，令他不胜咨叹太息！於是，他轻声唸道：「甚矣，吾衰矣！悵平生交遊零落，只今餘几？」（辛弃疾的「賀新郎」詞句。）繼而，他又唸着陆游在「沁园春」裏的句子：「交亲，散落如云，又豈料而今餘此身？……」他陡地有点兒羨慕陆游的晚年生活，至少他还能夠「有漁翁共醉，溪友为邻」。

他摔摔头顱，自付道：「可不是么？过去的同窗砚友，情逾手足，大家都保存着一份純真的感情，坐而論道，声气相通，大有『不可須臾离』之情。在週日或假期內，彼此也互相造訪，或者組織郊遊隊伍登山临水，看尽烟云，笑傲风月。同学们几乎每天都聚集一处，那是多么逍遙自在的日子！

「然而，同学们一混入社会之后，便好比是跌进了人生现实的染缸，染上了现实的色彩，渐渐地学会了人类具有的乖巧与圓滑。故此，只经过几年的时光，大部分同学的人情已是老練沉穩，心机深沉，以往不分彼此的知己如今也有了分明的界線，甚至独来独往。何况毕业后大家各散西东，朋比如云亦难得聚首，快談心曲。久而久之，往日的友誼在时序的流转中，便像霧又像花，瞬間即隐失。」他想着。

「呃，相形之下，朋友们都是幸福的。他们找到各自的生活，而且多已成家立室。」他鬱鬱地繼續想下去：「而我呢？『千金縱買相如賦，脈脈此情誰訴？』——我是幸福门外的孤独者！」

晴朗的天，朵朵白云在蓝天底下漫然舒卷。

云永裕乘德士到八十英里的M埠去拜訪凌老师和高志坚。凌老师退休后，在他寓所設了一个診療室；他是一位学养有素的長者，對於中医也有精湛的造詣。

凌老师見到永裕，欣慰异常。他精神矍鑠，显得老当益壮，对永裕的近况与出路甚表関注。

永裕在这位自己所敬重的老师面前，毫不隐瞒地道出他苦闷的心情。

「因为我们的文凭不被承認，現在，我简直是走投无路啊！以前的理想和希望，恐怕也是『仲夏夜之梦』而已。」他低沉地：「早知如此，当年我还是在山芭裏做獅王更好！」

凌老师呷了一口濃茶，微哂地：「呃，讀書和職業是不能相提並論的。目前有許多的國家，只有五巴仙的大學生，在离闲學校后馬上找到工作而就業。你一定明白，所謂『學』，不是為了什麼，『學』是人生的本分。而讀書的目的，是為了學做人的道理，學習怎樣去盡人的責任，以便造福人群社會。——雖然說，青年是苦悶的象徵，可是，這不是一種正常的情緒表現。我說嘛，只委你能把腳根立定，在任何情況下能夠保持樂觀的態度，自自然然就看得閑嘍！委是你踏實一點，而且養精蓄銳，总有一天會『飛龍在天』的！」

永裕預料凌老师又委發表長篇大論了；他一向不喜歡听這一類堂而皇之的大道理

。可是，对方是自己所尊敬的老师，怎能充耳不闻？於是他只得用心聆听下去。

此刻，凌老师咽了一口涎沫，臉孔突转严肃目注永裕又說：

「你又多读了几年書，懂得的东西也真不少啦。不过，我还是多提醒你一点：任何人頂要紧的是先認識自己，妥是我们能够正确的估量自己，對於身围的环境作最妥善的利用，安于本位，行所当行，我们一定会觉得人生是具有多层意义的；至於逃避不如意的现实，本来是人类的一种自然而又不幸的傾向。既然我們認清了这种情况，就得好好留意，想法子战胜这种傾向。而一个人唯有面对现实，才能学会克服自己的短处，和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，以兢兢业业的努力去創造远大的前途。」他絮叨而誠摯地。

永裕不觉点了点头，忖道：「凌老师飽經世故，经历許多人世滄桑，如今兒女分散各地，陪他的只有他的老伴一个人。他能以老大的年齡自适自在，忘怀得失，安于淡泊，这不是充分表現了那种曠达、恬淡与乐观的人生哲学么？」

凌师母说他住一两天，但他婉謝了；隨後，他去拜訪旧日同窗高志坚。

在高志坚任職的公司裏，永裕詢問之后获悉志坚今天沒来办公，他有几分失望，因为他事前約好了志坚。

他按址找到高志坚的新居，那是一座两层式的半独立洋房，設計和設備都极尽精美与豪华，连走廊及楼梯均鑲有华丽的石壁砖和毛石地砖。高太太身著橘紅洋服，一見面，她立即說道：

「嘿，真不巧！志坚早上接到一个电话，大清早便赶去怡保，接洽一樁很重要的生意。——你的攸和照片，他都收到了。他說，你吩咐他的事情，他会留意的……」

他喝了半杯由女佣人端上来的檸檬汁，便告辞了。

在回程的德士裏，他想起过去与高志坚披肝瀝胆，意气相許的交情，如今竟然不能克尽前約，自然有一肚子好难描述的情怀。但他终究不觉得太难过，因为这回他事先已有心理準備呢！

(六)

德士抵达P城，距离小鎮还有十哩路。云永裕在街边等车之际，兀的，一位女郎开着一辆莲罗峇轎车在离他不远的街边停下来，她探出头来向他招手。

他在一阵迷茫中鑽进那女郎的车子，才一坐定，陡地后悔了；原来这位明艳照人，头髮修飾得甚高的少妇，是梁星翠！

「啊，好久没見面了，你好吧！」星翠先闭口。两眼射出玲瓏剔透的光辉，正眼直直地凝注他。他不由得心头一阵激动！

「还好。——妳呢？」他說。

她踩了油门，把车子疾馳出街坊，朝小鎮的路向而去。永裕用眼斜睨了她的臉庞眉眼，又察看脖根耳梢，他发觉她发胖了，膚色更白皙，容貌更动人；她身穿檸檬黃花边迷你裙。

「永裕，」她露出一个藹然的浅笑：「听说你学成归来，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呢？」她显得蛮大方的。

「我看我是沒資格了！」他沉吟一声：「呃，也沒意思呐！是么？」

「噢，應該說是我沒有那份榮幸吧。」她頓了一下，放慢車速，又說：「你還在恨我吧？」

「我不仅在恨妳，也在恨我自己！」他側着頭，心頭就針扎似的。

「是我背叛了你，我一直都感到抱歉。」她有點惴惴：「好在你蠻好的，我很高興！」

「別提那些吧！」他有點不快，提高嗓調：「一切都過去了。妳是蟬曳殘聲過別枝的少奶奶囉！」

「很巧的，會遇見你，就讓我載你一程，我們也可以談一談。」

永裕暗忖：這一個地區的民風閉塞，如果有人發現自己和星翠同乘一車，而把這件事透露與她丈夫，極可能惹起物議——指摘他與她有着曖昧的纏綿。於是，他說：

「妳應該知道，我們是不便在一起的。」

「不妥緊吧，我順便回小鎮看我媽媽。」她溫和平地。

「做媽媽了是不是？」他漫問道。她「嗯」地荅腔。隨而又說：「有了一個男孩子，快滿一岁了。」

「你們的生活很幸福吧？」他不假思索地問。

星翠略一沉吟，跟着綻出了絲絲笑容，說道：

「還祇差不多。財光對我很好的，雖然他有几分俗氣，不過他是善良的……」
永裕的心裏異常蹙扭。這份奇妙的心理變化是女的無法充份了解的。他恨恨地說：

「難道妳要告訴我的，就是這些嗎？」

「唔，你不高興，我就不提我先生的事。」她淺笑着，巧俏的眼角略微向上，笑

得有点勉强。

他噤声不响。她囁囁地：「找到工作了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他整个神情与仪表具有一种毫不在乎的逸緻。

「我知道你会苦恼的。」她披披咀，委婉地：「你有甚么需委我帮忙的？譬如介绍工作或者——」她戛然把刚委冒出的下一句话窘了回去。

永裕双目一抬，恼了！冷冷地说：「或者是金钱对不对？——是的，我苦恼；不过，我縱然需委全世界的人帮助我，也輪不到妳梁星翠！」

她一怔，臉紅得像火雞的垂冠。永裕如此的刁强真个是她始未料及的。跟着，他粗声地叫道：

「請妳停车！讓我搭车回去。」

終於，他鑽出星翠的车子，她急迫地嚷道：

「我是无意伤害你的心的，請你包涵一点——你还是那付老脾气，喜欢逞强。」她的話声有点顫抖。

星翠向他挥手示別，他只摆了一下手，掉头走了。

他估計這裏距离小鎮还有两、三英里，忖道：「我的路是遥远的。这两三哩的馬路有什么困难？我决定走路回家！何况，我有滿肚子的闷气，需委通过汗珠把它給排洩出去。」

他洒闲大步，一逕往前走，脑际映現刚才对星翠的一幕，自觉有点过份，可是，这祇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倔强的性格使然。他想，旋即释然了。

他蹣蹣而行，不多时，一辆摩多单车停在他身边，回头一望：吓！是大哥与母亲

坐在那架「三支鎗」老爺摩哆上。

母親跨下車來，委他先同大哥回家，母子倆爭讓了一會兒，結果大哥建議先載母親回去，然后再載二弟。

他們先走了，永裕心窩里仍有一团溫暖的感受，他把視線投向远方：黃梨之海的尽头，灰紫含烟的山巒傲然屹立着；斜陽的餘暉在西边林梢間燃燒着明艷的色素。

美丽的晚霞，使他聯想到多彩的明天。繼而，他想：「当我處於逆境的時候，縱使是在風雨飄搖的路上跋涉，仍然自當無視於外界的风雨陰晴，勇氣十足的耐心地迈步進行！……」於是，他低聲唸道：「回首向來蕭索處，也无風雨也无晴。」

(70 . 6 . 24)

都門會

久违了

北上都門，這是任芭城幾年來的心愿之一。

婚后这些年来，他的生活是单调而拘谨的，极少出远门。这回，他静极思动了，打祿趁假期之便，到都門去一趟。

他暗忖着：「我们的首都，正不断地朝着建立一个现代化国都的目标迈进，到处洋溢着一片蓬勃生气的景象；我委去看看她底新面貌！……在那兒，我有几位委好的同学或朋友；在当年，咱们曾經讓文艺丰富了彼此的生命，比肩並步的向文学道路跋涉。近來，我爱好文艺的那一股劲与热，已經逐漸陷于低潮、式微的状态中，也許他們能夠加强我的信心。」

於是，那几位現居於都門的友好的形象，犹如走馬灯上的番人，不住地在他底腦子裡转过未蕩过去。

他任芭城把这个心意告訴妻子，她立即表示异议：

「我看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！你去一次，委化不少的錢。我們的經濟情况並不

好；再說，吉隆坡你是去過的，何必再去了（花）錢！」

跟着，任芭城又費了一番口舌，才勉強徵求得妻子的同意；不過，她仍然是沒好口氣地囑咐：

「去到那邊，你的老脾氣一定妥改一改！妥是看了什麼書就買什麼書，又是弄了一大堆回來，我可不跟你客氣喏！」

任芭城訕然一笑，驀地升起一個意念，隨即說道：

「到了吉隆坡，我想順便打聽一下，妥是有機會可以出書的話，我將乘机接洽一下。」

「你想出書，是誰出本錢？」任太太圓睜着眼睛。

「妥是有出版社答應的話，當然就不用自己掏荷包；妥是我們交給印務館排印的話，錢就妥由自己負責咧。」

「你不是說過，出錢印文藝書，往往連本錢都拿不回來，幹么妥做這種傻事！」任芭城陡地吊高嗓門：「妳不知道咩，我是為了興趣！这么多年來，我總祇沒有

放棄文學，而且積存了數十篇小說剪稿，很想跟人家一樣，挑選一些印一本集子。」
「你做事情，總是說為了興趣。」任太太白了丈夫一眼：「我覺得你們搞文藝的，好像有點神經病似的。——你應該想一想：我們目前儲蓄到的八百二十一塊錢，是怎樣节俭才存下來的！妥是把它拿去印書，多沒意思！」

他注視着妻子，有着不滿的情緒：

「好啦，妳別多說吶！我只說出我的希望，妳就大力的反對嘍。如果不是因為我對文藝比較有攸心的話，我的創作生命早就被妳扼殺了。」

就在这当兒，只有四个月大的嬰孩正从房里传出哭叫声来，把任太太引进房裡——她嘟着咀走开了。

当晚，任芭城写信給都门的友好；——噢，宋炳青絕不能掛漏，白思盛不能不探訪，还有，魏西琳与我一別六年了，他每年寄賀年片来，总是順便写上几个字，邀我北上都门一遊，那个池东辉也到都门去了，應該設法跟他聯絡一下……我先告訴他們我即將动身，到时再亲自登门造訪。他不停地忖思着。

跟着，他又想：在几位朋友裡头，宋炳青是某大报的外勤記者，在外面跑动的时间较多，我約他到火车站接我，一定不成問題吧。

於是，他在仗內告訴宋炳青有関他乘火车出发的詳細地点及时间。

在北上的车厢裡，他两眼貪婪地凝望窗外的景物，臉上泛着稀有的欣喜的光彩。列车过了淡边，他昏昏瞋瞋的閣上双眼，中学时代的旧事前影，却頓時兜上心头。

当年，任芭城通过了文艺，交上了好几位酷爱文艺的本校同学与在邻近中学深造的青年；大家都是「文艺青年」，有共同的理想与抱負，所以保持密切的連繫，彼此切磋与鼓励，互相观摩，交換創作經驗和文艺書籍。他们也确实的深入现实生活，坚持勤勉习作，学习理論，加强思想品質的修养，以及努力錘鍊写作技巧。在座談会的时候，大家都一致認為，文艺作品必須具有时代的精神，反映现实的人生；文艺可以在这多元种族的社会，促进各民族的友爱、亲善与团結，並且充实人类的精神生活。而作为一个风骨稜稜的文艺工作者，必須时时刻刻以反映现实生活，大多数人的精神面貌，表达出廣大民众的思想感情为己任。

於是，大家决意为了共同的目标、責任及理想，埋头創作，以期使文艺園圃圓滿

了璀璨的繁花。……

火车比原定的时间迟到十五分钟——下午三时五十五分才抵达吉隆坡；在「鳴」的笛声中，火车在一座中东式建筑的火车总站停下来。

任芭城的心境又寬暢了，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到月台上。

一片繁华

任芭城稍立一会，宋炳青就在他眼前出现了。

他精神又一振，疾行而前，与宋炳青亲切地握手。

中等身材的宋炳青，那张四方脸上有一双炯亮有神的瞳眸，他还是那付纯朴温和、平易近人的模样儿，不过他显然是更稳重世故了。

宋炳青驾着摩哆西卡，撇了任芭城朝市中心驰去。

虽然吉隆坡在他未说是旧地重游，但她给他的印象相当模糊了。今日的都门，儼然已成为最现代化的都市，任芭城向市区环顾，映入眼帘的尽是熙来攘往，川流不息的行人与车辆，和无数的现代化高耸建筑物，到处是一片繁华的气象。几年前无法想像的市容美貌，今日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；许多景物改变了，变得几乎使人认不出这就是以前原来的那个地方，曾是荒芜的地点，目前建起了一幢幢的高楼组屋；大路两旁，过去是住家的屋宇，现时已相继的改建为大商店或熟食档所在地。曾是凹凸不平的黄泥径或杂草横生的小路，如今已变成现代化的柏油路。以往的木屋地带，目下似乎都不见了……火治街口的那座最古旧的一幢三层楼屋子，已被拆除，原址正在建

筑一座百貨市場中心。中華遊藝防失蹤了，規模庞大的金河廣防正積極地在它的坊址上興建……

任芭城遊目顧盼，兀自感到詫異：都門的面貌煥然一新了，在在都令人感到喜悅可愛。唯一使他不慣的，是那些車聲、人聲及喇叭聲太嘈雜。

半句鐘之後，他們在一家比較清靜的茶室坐下來。

任芭城微笑地注視宋炳青：「吉隆坡的發展真是迅速，我几乎認不出嘍！」

宋炳青深深地啜了一口咖啡，然後才娓娓地回腔：

「哦，是么。不妄說你，你已經有八、九年沒來了，而我住在這裡，有時候也把街道行駛的方向搞錯了。——吉隆坡這個三十六平方哩的城市，陞格為市之後，她每天都在變化中，是全國境內發展最迅速的地區。在這裡，車輛的數目直線上升，平均每年增加二十巴仙。」

任芭城忽地把宋炳青的話頭岔了開去：「因為她是一國之都嘛！」

宋炳青稍歇一会，又接着說：

「在不久的將來，吉隆坡將是一個可以自豪的繁榮的大都市，因為她目前正朝向著『大吉隆坡』的計劃挺進；到時，大吉隆坡的總面積將達到一百一十四平方哩，範圍等于目前的三倍。預料到了一九八九年，這裡的人口將破一百万大關，成為名副其實的『大吉隆坡』。……」

任芭城朗笑起來：「呵呵——都門的進展，的確是非同凡响呀！——你是新聞記者，怪不得如數家珍的一清二楚。」

「我又患了職業病囉！哈哈——」宋炳青打上了哈哈。

扫兴的事

任芭城与宋炳青吃了一些点心，然后到旅館租了一个房间。

宋炳青嘱咐任芭城休息一阵，他必須赶回报社完成一些採訪工作，暂时失陪了，一下班立即再来奉陪。

許是任芭城太兴奋了，躺在床上时他一直无法闭目养神。不多久，他便爬起来到浴室洗澡，继而独个兒到附近的街道上蹓躑。

他在一个报摊上買了两份北馬出版的报帚，那是在南馬地区因为没有发行网而買不到的，在都门却有代銷。他关注的是該报的文艺副刊，把它们翻阅几遍之后，心底下这么想着：「呃，它的文艺版也很少，綜合性的副刊全是凭剪刀凑成的。本地文艺作品的发表，長久以来多局限於报章附属的文艺版裡头，但如今，可耕耘的文艺园地越来越少了，怎不教人失望呢！」

五点四十五分，宋炳青赶来旅館与任芭城見面。

「老宋，我们去跑書店好不好？」任芭城兴沓沓地。

「来到这裡，可以玩乐的地方很多，幹么你有兴趣逛書店？」宋炳青大不以为然的摆摆手。

「哦，这不是我们共同的兴趣嗎？」任芭城疑惑地。

「我早已經沒有那份兴趣嘍。嘻，你还是一派書獃子的本色——到了什么地方就先拜訪書店。」

「这是首都呀，是文化城！」任芭城神色一正，又接下腔：「全国各地出版的書，在这裡的書店一定可以買到。書店是精神粮食供应的倉庫。請你陪我跑一趟吧！」宋炳青面上微作沉吟之色，一会儿，他闭口了：

「也好。——我已經差不多有一年沒有进任何書店啫。」

从三几家大書局相繼地走出來，任芭城心中已是无限納悶，他搖搖頭：

「哎，早知如此，我們就不必浪費時間。這裡可以買到的好書，實在太少了！到處都是充滿着『香港腳文化』，和台灣的『磚頭小說』，連本地出版的文艺書也買不到。」

「你詢問的几本書，他們都說沒有賣是不是？」

「我問店員，想買一份由本坡大學出版的文艺刊物，可是，他們都說沒有代理，却推荐我買一本介紹歌星的月刊，你說可笑不可笑？」

「聽說文艺書刊的銷量很差，而且可以賺的利潤又很低，當然沒有人委代理。」
「本地有几份歌星娛樂的雜誌，按月出版應市；可是，我們却祇不到有兩種像樣的文艺月刊。文艺刊物不僅是文壇的全面性反應，而且是代表文化的靈魂。你說，目前的文艺雜誌的情況，對於文壇是多大的諷刺呀！」任芭城提高嗓調，話鋒忽地一轉。

宋炳青突地緘默着。任芭城发觉这位老朋友那双明亮有神的眼眸彷彿也黯淡了。好一会，宋炳青提议勸他去觀瞻国际机坊的丰采，他欣然答应了。

他們到一家餐館吃了西洋式快餐，隨即駕了摩哆西卡到市區以西十四哩的梳邦机坊。这个东南亞最出色的飞机坊，任芭城是第一回到未参观。这时候，机坊大廈的灯火全部亮了，銀白色的灯火使它光明灿烂，闪闪生辉，宛如一座皇宮。

他看到这座富丽堂皇，巍峨壮观的机场大厦，心裡暗暗的称讚。宋炳青帶他到大廈前面与停车场之间的噴水池去观赏，只見四个水池有八支鉛笔型的噴泉，由池裡噴出水柱高达廿餘呎，然后作圓錐形散下，水花在五彩灯光的变化中，美丽极了！——任芭城的思潮又紛湧了，他想到自己創作的笔端，最近几乎噴不出清泉来了。

他们到处参观之后，才到天台花园去观看未来来往的班机与旅客，同时俯望沿着机场跑道的点点灯光；任芭城觉得这是另一种情调，令人情趣盎然。

良久，宋炳青領他到三楼中央的一个酒吧。

两人喝一瓶啤酒，浅酌清談；已然老成持重的宋炳青，此刻的脾气又爽快了。

「老宋，最近几年来，你还写了不少散文吧？」任芭城試探地。

「你看我还能夠写作嗎？」宋炳青反問道。

「呃，也許你化了一些新笔名，我当然无从知道。你与报館的副刊編輯，接触的机会多，投稿方面更加方便，我猜想你一定写得更勤快？」

「謝謝你沒有小看我。」宋炳青挤出了一个苦澀的微笑：「姜是我告訴你，我有整整三年，沒有写过一篇文艺作品，你相攸么？」

「我不攸！」

「事实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。」宋炳青頓了頓，又說：「我变了，我早已跳出文艺圈子，变成『文艺逃兵』囉！」

「哦，你不是靠一支笔吃飯嗎？写新闻稿跟創作也有连带關係嘛。」任芭城直瞅住宋炳青。

「你說的也有道理，不过在我來說，以前的創作理想，那是屬於空虛的幻梦。做

一个文艺作者，在本地根本就没有社会地位；做文人有啥味道！我看破了这点，所以觉得自个兒何苦妄想那些不实际的东西。」

「过去，你不是有说过：我们需要文艺，需要文艺来滋润与昇华。现在，你忘记了吗？」任芭城一本正经地说下去：「你也知道，我们写稿的，不必在乎什么社会地位不地位，我们只是为整个文壇尽一己的棉力。——从事写作，在物质上享受方面当然很难比得上人家，可是在精神生活方面，却没有有人比我们来得更丰富。你说对不对？」

「我佩服你还拥有以前的想法。」宋炳青平和地说：「我早已经没有这份抱負或理想哪。在商业化得不得了的大都市裡，誰有心情来写千字五元的作品！」

「这么說起来，你是对文艺完全失去兴趣了？」

「唔，可以这么說。」宋炳青又啜了一口啤酒，繼而說道：「另一个原因，是我的生活非常紧迫；有了家累之后，我空閒的时间少之又少。你可以想得到，从事採訪工作，對於自个兒的才能，是不斷的挑战；为了充实自己，我花了好多工夫，去搞好其他語文。为了生活与家庭，我好比是一隻盲头蒼蠅一般，每天乱闖乱竄，疲於奔命；就是說，我有兴趣想写一些文艺作品，也抽不出时间嚟。」

这一席話，不免使任芭城感到扼腕与失望。宋炳青，这位在六十年代初期曾讓写一年来文艺界动态的評論者赏识，而被推崇为写得一手优秀散文的作者，刻下竟爾針对文艺問題說出这么多令人气馁的話，多教人扫兴呀！他想。

这当口，又有一架航机起飞，那震耳欲聾的机声，居然无法把任芭城陡紧的心神消弛片刻。

飞机飞远了，他猛然抓住宋炳青的臂膀，揚声地：

「老宋，你不能封笔，我们委坚持地写下去！」

宋炳青的眉峰微微皱了皱，低沉地：「我放弃了文艺，文艺女神也抛弃了我；几年沒有创作了，我委写也写不出囉！」

十点二十分，他们回到市区。都门的夜是美丽的。

宋炳青委帶任芭城到一家餐廳夜总会去；他說，夜坊是自十时卅分开始的，那兒的美女如云，有歌星登台献唱，还有来自埃及的「野猫」表演艳舞。任芭城託辞自己太疲倦，需要早点休息。后来，他们只到梳律小贩市场的熟食档吃了一些消夜。回到旅館，任芭城付道：

「老宋真的是变了！」

湖面平静

大清早，任芭城就被楼下街道上繁杂的噪声吵醒了。

他在房门底下，捡起一份由旅館供給的日报；他还未盥漱，便戴上眼鏡翻阅这份报帑。

在那个每週仅出版一期的文艺副刊上，他瞥見一位署名「芭松」的小说「我们走着的路」，这篇小说似乎有数千字，未刊完，稿末出現一个「上」字。

他心中突然一动，付道：「芭松又有作品发表了！他有点才气，写得极勤，而且进步很快。六年前，他是我班上六甲的高材生哩。上个月底，他又寄一篇文章給我，

請我修飾。」他想着，感到一阵子快慰！

用过早点，他忖思着：我还是按照原定的意向，逐一的去探望他们；我不能妨碍白思盛工作的时间，傍晚我才去找他。我可以趁白天的时间，单独到几个旅遊胜地去跑跑。……

这天是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。德士偕他到了东姑公园。

东姑亭建立在圓型的草台上。他在亭裡坐了一会。这时刻，遊人稀少。公园裡的鮮花、叢树及綠草，显出朝气蓬勃的气象，令他精神愉快。他靜靜地想：高中毕业那年，我們曾經参加学校組織的旅行团，到中、北馬遊玩两週。当时，我們也到过這裡，而且进入默迪卡体育场与室内體育館参观。后来，白思盛把旅遊的经过情况写成約达八千言的遊記，在报上连载了三天。噢，擅写各种体裁文章的白思盛，近年来他準是有更大的創作收穫吧，不过自从他的一篇詩作遭到一位文艺批評者攻击为「无聊之作」以来，他似乎不用那常用的笔名发表作品了。……我有他的住址，他下班后去找他一定找得着吧。他想。

一个钟头后，他来到湖滨公园。

林木蒼翠的湖滨公园，是十分寧靜富有詩情画意的胜地。斜斜的起伏的山坡，長滿了熱帶林野景色的花草树木，如茵綠草，一堆堆花舖，綠叶鮮花，紅綠輝映，煞是悦目。不远处是巍峨聳立在高岗上的馬來西亞国会大厦。

蜿蜒的道路，伸延到公园的每一个角落，小桥流水点缀在一片青翠之中。任芭城漫步到悉尼湖畔，那两个人造的湖，湖面不大，湖中央有小島，翠竹倒映，可說得上是「湖光山色」。

他凝視着湖水，不由地又忖道：「我們的文艺界，就跟这个平靜的湖面一样，难得蕩起一圈圈的漣漪。——冀望文壇的湖面，掀騰起美丽的浪花，漪歟盛哉，这不会是屬於『仲夏夜之梦』吧？……」

国家博物院，就在湖滨公园进口的左側；而国家紀念碑，則在国会大廈的隔邻。这两个深具意义的旅遊胜地，任芭城自然也順道一一串连观看；但他觉得独个兒瀏覽，沒有同伴一块兒交換观感，似乎缺少了味兒。

回到市区，用了午餐，任芭城估計一下所能支配的时间，稍后决意到淡江国家动物园去参观。

坐在巴士裡，他望見离闹市中心较远一点的市郊，不少建筑物发展也在加速脚步进行，那些新的住屋計劃，把市郊以前的荒涼区域，建立了一排排的組屋，一列列的商店，形成一个衛星市。

这座闻名遐邇的动物园，佔地四十二英畝；除了飼养着各种鳥禽和野兽等动物外，还搜罗到許多世界各地珍奇的动物，以及罕見的苏门答腊犀牛，野牛和人猿等。

然而，任芭城的遊兴不濃，觉得孤单的味道是苦澀无比的。这裡的湖面相当大，佇立湖畔，观看几位馬末同胞在湖上泛舟嬉戏，发出清脆的笑声；他却遊騁于冥茫的遐思中。

他猛地忖着：宋炳青不爱文艺了，不知道白思盛与魏西琳有什么变化沒有？万一他们也放弃写作的話，我豈不是也妥孤独一如此刻的心境么？呃，但愿他们还保持着創作的热誠！……

不再做傻子

午后，任芭城提早用了晚餐。

繼而他按址到燕美街惹兰荷里去拜訪白思盛。

這當口，白思盛还未下班歸來。任芭城與白太太有過一面之緣——在他倆結婚那天，白思盛曾介紹白太太給任芭城認識。

一見面，白太太立即說道：

「思盛有提到，他收到你的仗，知道你這幾天姪來。請你進來坐！他頂慢六點一刻就回來了。」

落了座，剛坐定，白太太便把茶端過來。

「你的夫人和孩子，沒有一起來玩？」

「唔，出遠門姪帶孩子，小的只有四個月，很不方便，所以我一個人來。」任芭城答腔。

「哦，你們也有兩個孩子了？」

「是的，一女一男，跟你們的一樣。」任芭城微笑地。

他端起茶杯，飲了一口：「思盛的生活一定很忙吧？」

「唔，他一直都很忙。」白太太稍頓一下，又說：「最初幾年，思盛是推銷員，前年開始做書記的工作；晚上的時候，又到附近去兼了一份賬，賺多三十元幫補家用。」

約莫等了一句鐘，白思盛返來了；他是一個瘦高条子，紫黑臉膛，濃眉利眼，如今似乎更消瘦了。不過，他的語聲仍然是雄渾的。

寒暄几句，白思盛便站起來：

「今晚，我正好有空。請你稍微等一等，我去沖涼，回頭我們出去乾一杯。」

「呵，你別忙嘛！」任芭城微笑地：「不用客氣。——我吃過晚飯了。」

白思盛邀他到聯邦大酒店十八樓的明燈旋轉茶座去，置身高處，他們俯瞰都門的夜景，整個市區在七彩燈光與霓虹光管的輝映中，另有一番朦朧的美色。

白思盛呷了一口烏啤酒，凝注這遠方的好友：

「阿任，你到吉隆坡來，見到幾位朋友了？」

「我昨天下午才到，宋炳青去接我，你是我第二位見到的老朋友。」

「我也有七、八個月沒見到老宋了；他好吧？」

「唔，他很好。」任芭城的話鋒忽地一轉：「真可惜，老宋不寫散文了！」

「老宋跟我差不多一樣，每天為了張羅三頓飯，生活壓得他透不過氣來；他能夠

跳出文藝圈子，我們應該替他高興。」

「什麼？你也跟老宋一般見識——褻瀆了文藝的尊嚴！」

「我和老宋可不能挨着肚皮寫文章，何況我們還有妻子兒女。在這銅臭的社會裡，我決不願做一個寒酸的文人。還有，在三年前，只因為一篇短詩，就有兩三個作者糾合起來，別有居心的大作文章圍攻我，好像非置我於死地不可似的。我連一個荅覆的字也不寫，我深深地体味到文藝界也不是一塊乾淨的地方，有些文人的手段是惡毒

卑鄙的！……縱然我的作品有某些缺点的話，也犯不着用那种态度来轰我嘛！受了这个打击，后来我寧愿化个阿狗阿猫的名字，写些牙屑瑣事的文章，拿到妇女或生活等版去騙稿費，絕不再从事創作了！三年来，我沒有買过任何一本书刊，也不愿跟任何一位写作人交往，而今天你来看我是例外……」白思盛說着，气餒似乎高了起来。

「唔，給人家批評是小事嘛，你不應該自暴自弃！」任芭城微微一笑：「我們有創作的魄力，就必須凭藉我們的毅力与攸心，写下一些作品，反映我们所处的现实面貌，对当前的时代作出一点貢獻；——」

白思盛岔斷了他的話头：「老朋友：你不妥再跟我談文艺好不好？——在这兒，文艺事业实在是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兒。工商业的气味太濃了，这裡不是文艺秧苗适宜生長的土壤。你不妨想一想，有的报章，每星期出版好几次有国歌壇动态的副刊，而文艺版却見不到一个；就是你有热情去創作的話，也很少有发表的园地。你說，写作还有什么出路？」

任芭城的双眉一攏，心神一紧，低沉地說：

「你說的也是實情實話。不过，我認为搞文艺本末就是痛苦不过的事情。上一辈的文艺从业員，他們能够給文学史留下一些东西，都是因为不怕打击和挫折，而且吃过不少的苦……」

白思盛沉吟半晌，陡地举起酒杯，浅笑一下：

「不談那些吧。我絕不再做傻子了！——多賺一些錢，可以保证将来生活安定，比什么都实际！来，飲胜——」

任芭城只陪他喝了一口，忖道：「白思盛把他当年的万丈豪情和文艺壮志也喝光

了！」

春风得意人

这天上午。

魏西琳一接到任芭城摇去的电话，便立时声称即刻到旅馆来会他。

不消半句钟，魏西琳赶来了；他彷彿更壮实魁梧，透露出一股英挺昂藏之气。方堂大面上掩不住喜色：

「嘿，阿任！你客气什么呀，来了三天，今天才通知我，而且住到旅店裏来。你应该到我那边去，我的屋子有四个大房，住的绝对不成问题！」

「哦，你们都很忙，我不想到府上去打扰你们。我决定明天早上就回南馬了。謝謝你——」

「哎呀，你们放了年假，急什么？多住几天嘛！难得你来。后天我可以陪你上云顶高原去观光。——你到过云顶高原没有？」

任芭城摇摇头：「我不曾到过。呃，这个高原胜地，是一个旅遊中心，我改次才来观光。」

「你多玩几天嘛！后天，我开车子载你上云顶。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设备，适合遊客各方面的需求：你可以欣赏幽美的风景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而且可以从酒店，俯瞰吉隆坡和馬六甲海峡这一面的山谷与低原。噢，观望吉隆坡的夜景，更有诗意哩。」魏西琳还是爽朗豪放，热情地说。

「不啦，我决定明天回去。改次来的話，一定麻煩你載我上云頂。」任芭城和氣地微笑。

跟着，他們談一些其他的話題；魏西琳說，他在他岳父的电子貿易商做事，他太太在一間小學教書，生活過得很好。

「宋炳青說，你是最幸福的人喏！」

「是么。」跟着，魏西琳朗笑起來：「嘔嘔——我們都一樣嘛！」

「大魏，我記得以前你說過，當你環境好的時候，你有意思想發表过的兩百多首詩歌裡頭，選出一部份，自費印成一本詩集，做個紀念。你这个計劃，何時要實現呢？」任芭城試探這老友喜愛文艺的程度。

「呵呵——談文艺！現在在我聽起來，好像是一個新名詞。」魏西琳双肩一聳，擺出洒脫的樣子。

「怎么，你对文艺也沒有興趣了？我們不能前勁后衰呀！」任芭城稍微提高嗓門，一臉嚴肅的神情：「以前，我們都肯定文艺是一項神聖清高的事業，文艺是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。大家曾經把寫作的興趣化為志趣，準備給文艺界留下一些東西。然而現在呢，你也說出這種令人失望的話來。」

魏西琳沉吟一会，不很自然地說：「哦，我們是老朋友，我不便隱瞞你，我早已經把文艺這撈什子看得非常淡了；我連那本剪貼詩歌的大簿子，也不知塞到什麼地方去嘍。說實話，委我自個兒出錢來印詩集，我才不做傻事哩！就是我有錢的話，我也不願意這麼做。」

任芭城預料到自己說了極可能是等於白說，但他仍然把心中的想法道出來：

「我想，有时候，我们能够做一些傻事也是不错的，人是应该为理想做点事的；为理想而活，生活才会更加充实，更有意义。你是明白的，妾是有人以为一切的物质享受，就是他的整个人生，那么充其量他只配叫做『社会动物』，距离『人』的定义还相当远呢。……」他直率地说。

魏西琳沉默了。良久，他说：

「阿任，我今天已经请了假，有足够的时间跟你聊天。我们先吃饭，然后到黑风洞去逛一逛；接下来，你到我家去，你还没见过我太太呢。傍晚之前，我们三个人到吧生的港景酒家去吃螃蟹。——你觉得这样的时间表编排得好不好？」

「好好！多谢你们盛情招待。」任芭城在老文友的臂膀上连拍几下。

魏西琳驾着航机式的小骏马跑车，载任芭城到图书馆街停车场大厦顶楼的一家酒家吃午餐。

从黑风洞回来，魏西琳把车子驶入孟沙律。

车停了，任芭城的目光一直，心头掀起了莫可名状的惊异：

「呃，大魏！你买的半独立式的洋房，就是这间吧？」

「嗯。」魏西琳双眉一扬：「说得确切一点，应该是说，这幢洋房是我太太出钱给我买的，她同我结婚的时候，带来了一笔可观的私蓄。像我们这幢房子，当初买下时，是十九千，现在妥妥的话，最少可以卖到二十七千喽，因为最近几年来，房屋的价格不断的在上涨。……」

任芭城听了，不禁吐出舌头来：「喳，你们真有办法！才到都门住几年，就拥有一座美丽的洋房喽。」

他第一回見到魏西琳的太太。她臉型呈方稜形，長型的髮欸，一双修長玉腿，身段健美。

他叫了一声：「魏嫂。」点点头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。太太盈盈一笑，措辞应付，大方得体。

女傭端着飲料来了，太太亲手接过来捧到任芭城面前，他连忙說「謝謝」。

不消一会，太太就挨近魏西琳的身边，絮絮叨叨的转达方才从收音机收听到股市行情的最新报道。

她兴奋地說，他们所購買的几宗股票的指数都又飞漲，交投也显得活躍。

任芭城这廂略一思忖：魏嫂与大魏在談股經哩！最近几个月来，股票市场一片大好，价格也大幅度的騰升，据說整个股市已晋入如痴如醉的瘋狂境地，这个大都市自然也吹起股票热的风气。他夫妇俩有閒錢，当然可以投資。他想。

魏太太帶着点得意的神气，像閉籠雀似的說个不停。魏西琳面上一一直掛着笑容，时而打上了哈哈。

良久，魏太太把鼻子一聳，那泛着淡淡的紫蓝的眼盖掀了掀：

「任叔叔，你也有炒一些股票吧？」

「沒有。」任芭城回腔：「我不會研读过股經，也沒有什麼閒錢可以投資，而且无法在損失金錢之后，抵受得了痛苦。不过听人家說，近来買股票的人，都賺到一大笔錢。」

「你有看报帑的話，就可以知道目前的股票市场，正在热烘烘的发展中，不論工商股、旅店、产业，或者棕油方面，它们的股盤都普遍的再創下空前的高紀錄，而且

漲幅仍未縮小。」魏太太頓了頓，又接下腔：「到了現在，股票市場更加兴旺了，開始晉入『平民化』的階段喏。不久之後，相攸這裡的人也會跟香港人一樣，連女佣人也因為炒股票而發達了。……」

「哦，我猜想你們也賺了一筆，是嗎？」任芭城問道。

她與魏西琳交換了一個眼色，徐徐地說：

「我們只是小戶，而且沒有足夠的膽識，有過好幾次，價格一上升，就把它給脫售了，所以賺得不多；要不然，我們就不止才賺九千多塊……」

任芭城為之一怔，暗忖：九千多元，她还嫌少。這一筆錢，足夠出版一套十冊的文藝叢書呀！

當下，任芭城說：「你們真行！我不單佩服，而且羨慕呢。」

魏太太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：「唔，購買股票是有一定的風險的。你把金錢放进銀行裡頭最安全，不會發生什麼風險，不用擔心把股票給炒焦了。」

說罷，她便忙着用電話作股票買賣。

這當子，魏西琳閉口了：

「阿任，談文藝，我不配了，而且也沒有多大興趣；談股經嘛，我却有兩年多的心得。——我個人認為，在新馬，由於有大量的外國游資湧進來，使股票已經成為一種風氣，有錢投資的話，我看股票市場是『淘金坊所』，有利可圖。……」

「是么。」任芭城漫應一聲。他似乎蒙上了一層迷惘，心中是無限的納悶，暗忖：

「他們都變了！難道是我落伍了么？」

他陡然覺得這幸福的家庭，使他有一種窒息的感受。

学术地位

夜裡，他们三人在吧生港口吃了海鮮归来。

魏太太闭着车子。魏西琳頻頻地转头朝着坐在后座的老文友，吊高嗓门：

「阿任，搞文艺是沒有前途的；我们不能不现实一点！……如果你拿旧的眼光，未看新的形势，未免是不智的做法；所以，你还是识时务一点，幹一些可以捞钱的副业，比如替保险公司招保险，也比卖文来得强。」魏西琳明显的是在劝他了，他少不免倍感失望。

「哦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！」他决絕地。

魏西琳心头一动，他豪爽地笑出声来。

「啍啍——我刚才多喝了两杯，头有点晕，也許是我講錯了話，希望你別見怪！不过，我相攸总有一天，你也会同意我的見解的……」

「是么。」任芭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想把心緒冷靜下来。

好一会，他突然想到池东辉，便问道：

「大魏，你有池东辉的消息没有？」

「呃，在吉隆坡，我只碰見過他两次。第二次見到他，他說他正在大学裏一边当講師，一边準備考取博士学位。我问他还有写文章嗎，他回答說，他已經有公認的学术地位，何必再創作。他还說连大学裏头的文艺期刊，他都不肯拔笔相助呢。他坦白的表示，写了沒有稿费，何必浪費时间；万一写得不好，不如学生的，豈不是让人家

見笑。……听他的話，你說，我們的池东輝不是跟我一樣現實嗎？他那有熱誠來寫作呢！」魏西琳口中噁噁的不住。

「唔。」任芭城的濃眉又一攏。

「你想找他嗎？我可以把他詳細的地址告訴你。」

「不必了，池东輝與我的交情，不像我跟你這麼深；再說，人家是有學術地位的人了，我不想高攀他。」任芭城忽地謙卑起來了。

小树茁长

魏西琳夫妻倆送任芭城回到旅館，就分手了。

這時候，已是十時五十分。

任芭城意興闌珊的走到天台上，心裡感到一陣空虛；他覺得自己更孤獨了。

他兩眼直勾勾地望着都門夜景的一角，萬家燈火照出她繁華的面貌，縱然那只是都門的一小部分而已。他雙手交叉着放在胸口，凌亂的思緒在他底腦海搖撼；這一刻他所想到的東西，无一不是跟文藝有關的。

他很細心地琢磨着朋友們的話，鬱鬱地付着：「四龍歸穴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呀！他們的文學才華，只像曇花一現，以後就成絕響啦；怪不得一路未在文藝界裡，本地文藝作者新陳代謝的頻仍現象特別顯著！……」

半晌，夜風涼透他底心，他仍然不住地想下去：我為他們悲哀麼？其實，那是不必的，因為朋友們的心靈似乎有了新的寄托；而在他們實際的生活中，委實沒有容

納文艺这捞什子的空隙呐！

今晚，都门有薄霧；他依旧凝望着夜景，思忖着：

——这个大都市，一片繁华，一切都有，而且达致现代化城市的水準，既有东方的神秘美，也有西方文明的物质享受；她还是文化城呢。然而，在我未說，总觉得她缺少了一点什么，使我原本极其坚固的攸心，也有一点兒动摇啦。差幸明天我就說「再見」了，不致于迷失自己吧？

夜深沉，任芭城回到房裡。他把那份报帚的副刊找来看，读过了芭松的那篇「我们走着的路」，他紧綑的心絃一鬆：噢，芭松是在描写他与同学们在文艺道路上迈步的情形——他们有理想，有抱負，有攸心，所以不怕困难、阻撓与打击。

他终于長吁了一口闷气；心想：生活的道路，最終應該只有一条，它就是朝向真理的途径挺进的那一条；人是应当为理想做一点傻事的。……这些小树将日趋茁壯，而那碩茂的，自愿隐退或面临衰謝，一俟幼稚的相繼長成，便可以此消彼長，生生不息；文艺的路子絕不会荒蕪吧！

海記

好多年前，读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《岩石》，他这么写道：

「你曾否看见海边一块灰色老石？——明媚的春日，在涨潮的时候，四面冲来的海浪打在上面，碎了（激浪打击它，玩弄它，爱抚它），还把闪烁的泡沫的碎珠泼洒在它那长满海苔的头上。岩石还是一样的；可是，它的阴沈的外貌现出灿烂的喜色。」

有一回，在奔艾海滩，静静地谛视南中国海的波涛时，我想起海涅写的「海浪喧腾着它们永久的嘈声」这个诗句，突地觉得海浪并不像屠格涅夫所说的真的「碎了」；从表面上看来，海浪是碎了，事实上，它一退下来，又汇合了新的一股劲道往前冲击，所谓后浪推前浪便是这个道理。倘若海浪果真一击即碎的话，阴沉的岩石怎能「外貌现出灿烂的喜色」呢？

徘徊在此时此地的文艺海滩上，那是寂寞无比的；眼前的景象，则是荒凉的。差幸这里的沙滩洁白，一望无垠的向远处伸延着；前方是一片翠黛敷满金鳞的大海，海水一个劲的追求浪花，浪花在水面舞蹈，盛开着朵朵的白花；它纯洁、活泼、欢畅……

青年人总有天真而狂妄的理想；在沙滩上种花毕竟是公认的傻子。我们不必做这样的傻子。

不过，豪迈奔放，勇往直前的海浪，却予人不少的启示，值得大家学习。——在文艺的海滩上，有过低潮期，也有过繁盛的高潮季；然而，海浪却永不安息，永无尽

时，即使它有退却的时刻，但它总是很快地又把广阔的沙滩拥在海的怀抱里；而且正如雨果说的「一阵阵波浪经过时各有所攫」，它不会白费工夫的！

月华引吸着海潮，海浪扑击着岩石，彼岸的岩石终于现出灿烂的色彩；这是真理吧？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文艺的海浪，将永远存在，甚而在嶙峋间喧腾着。但愿我们永远心境明洁，凝神观照！这本集子以「不碎的海浪」为书名，用意就是藉此自勉，更愿与大家共勉之。

形容本地的文艺事业是一个无依无助的孤儿，显然是不确的说法，至少像首都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创设的「学术文艺出版基金」，便直接给写作者一种关注、奖励和扶助。这项出版基金最重要的目的，是在「提倡华人文化，而进一步促进全国马来西亚文化的发展」；创设者的一番心意，是令人钦敬的！个人侥幸地获得文艺组奖金，谨在此致表谢意。

记得在四年前，某书刊曾登出拙著「小镇归来」的出版预告；那本在海外排了一百四十三版，经已校完最后一次稿，结果仍「功亏一篑」。这件事到此已告一段落了，因为该集子所收集的一部分作品，现已归入这本小书里头。过去曾预约订购的读者，使我惴惴不安；我不能不在此作个交代，並申表歉意。

个人的能力到底是有有限的，非有别人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不可；而这本集子的出版过程，钟赋先生、杨智玲女士，题字的萧劲华老师，为作者画像的蔡淡兄，以及郑易、李锦宗、黄叔麟等兄，他们多方面的照料，在此一併致谢。

■ 督 印：鍾 賦
■ 封面設計：楊智玲女士
■ 題 字：蕭勁華教授
■ 画 像：蔡 淡



不碎的海浪 (短篇創作集)

作者：夢 平

出版：文賦書局

Kedai Buku Boon Foo

SH. 36, Jalan Besar,

Pekan Nanas, Johor, W. Malaysia.

承印：Chee Sze Poh Press

初版：1976年 2月

版權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

定價：馬幣 (M) \$1.60

OMBAK YANG TIDAK HANCUR
(Ciptaan Cerpen)
Oleh Meng-Ping



文賦書局印行

夢平著

定價M\$1.6